



00634

資治通鑑後編卷六十一

富陽夏氏校本

刑部尚書徐乾學編集

宋紀六十一

起重光單闕八月盡立點

凡一年有一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皇祐三年八月辛巳特贈給事中孔道輔爲工部侍郎時龍圖閣直學士王素入對語及道輔帝思其忠故有是命 癸未知定州韓琦加觀文殿學士再任初明鎬引諸州兵平恩州獨定兵邀賞資出怨語幾欲譟城下琦素聞其事以爲不治且亂及至卽用軍制勒習察其尤無良者摔首斬軍門外士死攻戰則賻賞其家籍其孤兒使繼衣廩威信並行又倣古兵法作方圓銳三陣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一 一

指授偏將日月訓習之由是定兵精勁冠河朔京師發龍猛卒戍保州在道竊取人衣履或飯訖不與人值至定琦悉留不遣曰保州極塞嘗有叛者豈可雜以驕兵戍之易素教者數百人以往而所留卒未踰月亦皆就律不敢復犯法歲大歉爲賑之活饑人數百萬詔書褒美鄰道視其政以爲法由是中山屹然爲雄鎮聲動契丹 丙戌遣使安撫京東淮南兩浙荆湖江南饑民辛卯以張堯佐爲宣徽南院使判河陽 乙未以翰林學士曾公亮爲契丹太后生辰使知制誥王洙副之至鞞淀契丹使劉六符來伴宴言耶律防善畫向持禮南朝寫聖容以歸欲持至館中王洙曰此非瞻拜之地也六符言恐未得其真欲遣防再往傳繪洙力拒之 御

史中丞王舉正言張堯佐再除宣徽使授受非當有損聖德陛下不納臣盡忠愛君之請必行堯佐濫賞竊位之典乞卽黜臣以誠不識忌諱愚直之人不報舉正凡七上疏言之知諫院包拯陳旭吳奎相繼言堯佐制命復下物議沸騰望檢會臣等前後奏劄必賜施行庚子詔自今張堯佐別有遷改檢會此劄子進呈執奏仍詔除宣徽使自今不得過二員 乙巳馮道曾孫舜卿上道官誥二十通乞錄用帝謂輔臣曰道相四朝而偷生苟祿無可旌之節所上官誥其給還之 是月汴河絕流 九月癸丑賜李繼隆神道碑額曰顯功 乙卯武靈節度使兼侍中夏竦卒贈太師中書令賜諡文獻知制誥王洙當草制封還其目曰臣下不當與僖祖同諡

遂改曰文正同知禮院司馬光言諡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乃得此諡判考功劉敞言諡者有司之事也竦奸邪而陛下諡之以正不可光疏再上敞疏三上詔爲更諡曰文莊竦以文學起家有名一時朝廷大典冊屢以屬之又多識古文奇字至夜以指畫膚其爲郡有治績喜作條教於閭里立保伍之法盜賊不敢發然人苦煩擾治軍尤嚴敢誅殺而疾病死喪拊循甚至嘗有龍騎卒戍邊羣聚剽劫州郡莫能止或密以告竦竦時在關中俟其至召詰之誅斬殆盡軍中大震其威略多類此然性貪數商販部中在并州使其僕貿易爲所侵盜至杖殺之積家財累鉅萬自奉尤侈畜聲伎甚眾所在陰間僚屬使相猜阻以鈎致其事遇家人亦然 庚申

賜國子博士梅堯臣同進士出身仍改太常博士堯臣
詢從子工於詩大臣屢薦堯臣宜在館閣召試學士院
而有是命 甲子爲夏竦成服於苑中竦初以疾求還
京師或言於上曰竦求還京師圖大用耳稱疾詐也竦
既卒帝臨奠命內侍去竦面慕視之見竦顏色枯悴謂
左右曰竦枯悴如此疾豈詐乎 丙子改太子太師王
溥謚文獻爲文康司空致仕章得象謚文憲爲文簡以
知制誥王洙言得象謚同周公溥同僖祖故也有欲改
溥謚爲文忠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張揆曰溥周宰相
國亡不能死安得爲忠乃謚爲文康 丁丑詔邇英閣
講讀官當講讀者立俟數對餘皆賜坐侍於閣中天聖
以前講讀官皆坐侍自景祐以來皆立侍至是帝屢面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一

三

諭以經史義旨須詳悉詢說因有是詔遂爲永制 教
坊官王世昌自陳年老乞監永濟倉門帝曰世昌本亦
士人以無行檢遂充此職倉門乃國家糧儲出入之所
豈可令此輩主之宜與在京一廟令 冬十月己卯朔
詔三司解鹽聽通商候二年較其增損以聞初包拯自
陝西還力主范祥所建通商法朝廷旣從之已而判磨
勘司李徽之又言不便乃下其事三司駟召詳令與徽
之及兩制其議而議者皆以祥爲是故有是詔包拯事
在元年
十一月甲申大理寺言信州民有劫米而傷主者法當死
帝謂輔臣曰饑而劫米則可哀盜而傷主則難恕然細
民無知終緣於饑耳遂貸之又曰用刑寬則民慢猛則
民殘爲政者當得寬猛之中使上下無怨則水旱不作

矣卿等宜戒之 乙酉新作隆儒殿在邇英閣後 甲

千知諫院吳奎言迎送契丹使三番之弊所經道路如
被寇賊自罷寢以來大河之北人人鼓舞裁兩月間輒
復紛紛妄有攻奪明聖在上而羣小敢爾若不繩以法
是朝廷不可爲善治也乞以言者姓名付外施行 乙
未翰林學士兼禮部侍郎知制誥李淑落翰林學士淑
初以端明侍讀二學士奉朝請尋復入翰林諫官包拯
吳奎言淑性好邪嘗乞侍養其父而不及其母旣得侍
養又復出仕有謀身之端無事親之實作周三陵詩語
涉怨憤非所宜言且陛下事章獻太后母子之際無纖
芥隙而淑誌呂夷簡墓有過猜雞晨之語深累上德宜
奪禁職以戒懷奸隱慝之臣故有是命 丙申京西轉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一

四

運使蘇舜元言知許州郭承祐才堪將帥政比龔黃請
徙判鄭州帝曰許鄭皆近甸何必徙且承祐庸人而舜
元所舉如此使朝廷何所取信皆宜戒敕之 丁酉殿
中侍御史襄行唐介責授春州別駕初張堯佐除宣徽
節度景靈羣牧四使介與包拯力爭又請王舉正留百
官班廷論卒奪堯佐宣徽景靈二使頃之復除宣徽使
知河陽或謂補外不足爭介以爲宣徽次二府不計內
外獨爭之帝諭介除擬初出中書介言當責執政退請
全臺上殿不許自請貶亦不報於是劾宰相文彥博專
權任私挾邪爲黨知益州日作間金奇錦因中人入獻
宮掖緣此擢爲執政及恩州平賊幸會明鎬成功遂叨
宰相昨除張堯佐宣徽節度使臣累論奏面奉德音謂

是中書進擬以此知非陛下本意蓋彥博奸謀迎合顯用堯佐陰結貴妃外陷陛下有私後宮之名內實自爲謀身之計又言彥博向求外任諫官吳奎與彥博相爲表裏言彥博有才國家倚賴未可罷去臣見彥博自獨專大政凡所除授多非公議恩賞之出皆有夤緣三司開封諫官法寺兩制三館諸司要職皆出其門更相援引借助聲勢欲威福一出於己使人不敢議其過惡乞罷斥彥博以富弼代之臣與弼亦昧平生非敢私也帝怒卻其奏不視且言將加貶竄介徐讀畢曰臣忠義憤激雖鼎鑊不避敢辭貶竄帝於座急召二府示以奏曰介言他事乃可至謂彥博因貴妃得執政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而乃薦弼時彥博在帝前介面質之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一

五

曰彥博宜自省卽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下殿彥博再拜言臺官言事職也願不加罪不許乃召當制舍人卽殿廬草制而責之時帝怒不測羣臣莫敢諫右正言蔡襄獨進言介誠狂直然容受盡言帝王盛德也必望矜貸之翌日己亥中丞王舉正復上疏言責介太重帝亦中悔恐內外驚疑遂敕朝堂告諭百官改介英州別駕復取其奏以入遣中使護送介至英州且戒必全之無令道死知制誥胡宿言唐介改貶英州聞專差中使押至貶所朝旨有在路防管疎虞之語竊尋臯前臺諫官貶黜無此體制一旦介若因霜露之病死於道路四海廣遠不可家至戶曉將使朝廷負謗於天下其傷不小就使介安全至於

貶所亦不可著爲後法伏望追還使人以全朝體殿中侍御史梁蘄亦言陛下愛介故遣中使護送之卽不幸介以疾死天下後世能無以殺疑乎帝曰誠不思此亟追還中使時朝中士大夫各贈介詩而待制李師中有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奸諛骨已寒之句由是介直聲聞天下稱直御史者必曰唐子方云 庚子禮部尙書平章事文彥博罷爲吏部尙書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考異李燾曰或言唐堯佐彥博父客也彥博知益州貴如有力焉因風彥博織籠錦錦以進貴也彥博與妾父有舊然妾烏能使之特以陛下故耳帝悅自是意屬彥博及無一入爲國事者曰則未敢耳帝憂之語如曰彥博翌日彥博入對乞身往破賊帝大喜彥博至恩州十數日賊果平卽軍中拜相議者謂彥博雖坐遠貶彥博亦得相由如力也介既用事深詆彥博雖坐遠貶彥博亦出燃事之有無卒莫得而辨也按長編所言皆採碧雲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一

六

駁之說恐未確今不取邵安得此如以王拱辰所獻爲開見定州戒汝勿通臣僚饋遺不聽何也因擊碎之她對帝怒曰戒汝勿通臣僚饋遺不聽何也因擊碎之她她謝良久乃已她及嘗侍上元宴於端門服所謂燈籠錦者帝亦怪問她曰文彥博以陛下眷妾故有此獻上錦者帝亦怪問她曰文彥博以陛下眷妾故有此獻上出守上蓋兩罷之也或云燈籠錦乃彥博夫人以麗遣她彥博不知也介章及梅堯臣書竄汗過矣 以麗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高若訥以本官充樞密使 辛丑以樞密副使給事中梁適參知政事翰林院學士承旨知制誥王堯臣爲樞密副使起居舍人知諫院吳奎出知密州包拯奏乞留奎且言唐介因彈大臣并以中奎誣惑天聽帝曰介昨言奎拯皆陰結文彥博今觀此奏則非誣也 乙巳帝謂龐籍曰諫官御史必用忠厚瀟直通世務明治體者以革浮薄之弊籍旣承聖諭自是中書奉詔舉臺官必以

上語載救中 史館檢討司馬光以時政記及起居注並不載元昊叛命契丹遣使事會龐籍監修國史先請卽樞密追尋本末自至史館議之修撰孫抃謂國惡不可書其事遂寢 十一月辛亥詔漳泉州興化軍自僞命以來計所出米甚重或貧不能輸朕甚閔之自今泉州興化軍舊納七斗五升者主戶與減二斗五升客戶減四斗五升漳州納八斗八升八合者主戶減三斗八升八合客戶減五斗八升八合爲定制初龐籍爲福建轉運使請罷漳泉州興化軍丁米有司持不可於是籍爲宰相遂行之 乙亥帝謂輔臣曰江淮連年荒歉如聞發運司惟務誅剝以數額爲能雖名和糴實抑配耳其減今年上供米百萬石因詔免災傷人戶所輸鹽米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一

七

先是河北饑三司益增江淮米以餉河北及江淮饑有司責米數如常歲度支副使梅摯奏減之 十二月庚辰翰林天文院新作渾儀成御撰渾儀總要十卷論前代得失已而留中不出 戊子中書言諸房人吏稽違案牒者自來量行罰典終未革心欲籍其名日以輕重爲差其罰數多及情重者取旨黜逐從之 戊戌以資政殿學士吳育知陝州始命育翰林侍讀學士育辭以疾固請便郡帝謂近臣曰育剛正可用但嫉惡太過耳宜聽其便因遣中使賜以禁中良藥不半歲又徙汝州先是包拯請除范祥權本路轉運副使令摯畫鹽法利害計置沿邊斛斗事歸一局易爲辦集而三司使田况亦請久任祥使專其事己亥以祥爲陝西轉運副使

仍賜金紫服以寵之。庚子詔文武官年七十以上未致仕者更不考課遷官其有功於國有惠於民當加賞者勿拘。甲辰罷災傷州軍貢物以益州鄉貢進士房庶爲試校書郎庶成都人宋祁嘗上其所著樂書補亡二卷田况自蜀還亦言其知音旣召赴闕庶自言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鐘之長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尺以制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黃鐘也且漢志一爲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爲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爲黃鐘之長九寸加一以爲尺則律定矣直秘閣

范鍾是之乃言曰李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胡瑗以橫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於管以爲黃鐘之長就取三分以爲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三說爲是請如其法試造尺律更以古器參考當得其真乃詔王洙與鍾同於修制所依庶說造律尺籥上之帝召輔臣同觀又令庶自陳其法因問律呂旋相爲宮事令撰圖以進是時胡瑗等制樂已有定議特推恩而遣之鍾爲論於執政曰今律之與尺所以不得其真由累黍爲之也累黍爲之者史之脫文也古人豈以難曉不合之法書之於史以爲後世惑乎易曉而必合者房庶之法是矣今庶自言其法

依古以律而起尺其長與空徑與容受與一千二百黍之數無不合之差誠如庶言此至眞之法也執政不聽四年春正月辛亥徙英州別駕唐介爲全州團練副使監郴州酒稅王堯成王守忠陳旭等校慶厯皇祐總四年天下財賦出入凡金幣絲纊薪芻之類皆在其數參相耗登皇祐元年入一億二千六百二十五萬有奇而所出亡餘爲書七卷丙辰上之詔送三司取一歲中數以爲定式庚申乾寧軍獻古鐘詔送詳定大樂所丙寅聽吉州司理參軍祝紳持兄服紳幼亡父母養於兄嫂已嘗爲嫂服至是又請解官持兄喪帝曰近世蓋有匿父母喪而干進者今紳雖所服非禮然不忘鞠養之恩亦可勸也可聽之仍候服闋日與幕職官知縣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一

九

詔昨爲唐介顯涉結附合行降黜亦慮言路或阻尋與除遷尙恐言事之臣有所顧忌御史臺諫院其務盡鯁直以箴闕失王申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知福州劉夔請解官歸武夷山爲道士不許尋命知建州夔建州人也遂以戶部侍郎致仕二月戊寅帝謂輔臣曰東南歲比不登民力匱乏嘗詔蠲歲漕百萬石今發運使施昌言許元乃欲分往兩浙江南調發軍儲是必謀誅剝疲民求羨餘以希進耳宜約束之因詔昌言等遵前詔毋得輒有科率庚辰以兵部郎中傅求爲戶部副使慶厯末求自梓州路轉運使移陝西時關中用當十鐵錢盜鑄不可勝計公私患之求獻策請變錢法至境問民所乏貸以種糧錢令麥熟納償而薄取其息民

大悅求急檄州縣凡散二百八十萬緡大錢悉盡乃以聞已而朝廷變法遂下令以小鐵錢三折大鐵錢一民出不意破產失業自經死者眾甚而盜鑄亦以衰止所貸得麥四十萬斛商人入粟於邊而受錢於中都歲五百萬緡時河北奏乞錢朝廷未有以給求言本道倉廩實請以所當受錢界之帝嗟賞自康定用兵陝華以西移輸稅於邊民力大困求令輸本郡而轉錢以供邊糴民受其惠而兵食亦足王堯臣詳定課績上其事實賜詔褒之尋召入權糾察在京刑獄於是擢副三司李熹以傳求傳云求獻策請變法既悉貨民大鐵錢遂下令八年六月乃用三司議或因求獻策亦止按變法在慶曆遂下令以一折三則是求自擅作法罔民初非朝廷變法也朝廷變法適與求貨民小鐵錢相先後蓋求悉貨民大鐵錢大錢雖折小錢十可改鑄大錢五且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一

十

有餘即鄭戩所云盜鑄獲利十之六也求前貨民大錢今但取小錢又以小錢三折當十大錢一其名似優貨者其實陰奪盜鑄之利也求傳載此事殊不了了今略刪潤使易曉 癸未命御史中丞王舉正與三司同詳定冗費 三月丁未以知諫院包拯為龍圖閣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居數月徙為高陽關路安撫使因籍一路吏民積歲所負公錢十餘萬悉除之 丙辰蠲江南東西路民所貸種糧初帝謂輔臣曰頃江南歲饑貸種糧數十萬斛且屢經寢閣而轉運司督索不已比聞民貧不能盡償非遣使安撫遠方無由上達其蠲之 壬戌出內藏庫絹十萬下三司以助軍費 丙寅河北三東陝西都部署司言郭諮所進獨轅衝陣無敵流星弩可以備軍之用詔弓弩院如樣置之尋以諮為鄜延路鈐轄給所製弩五百募士兵教之既

成經略使夏安期言其便詔置獨轅弩車 戊辰以全州團練副使監郴州酒稅唐介爲秘書丞 辛未詔雜買務自今凡宮禁所市物皆給實值其非所闕者勿得市初帝謂輔臣曰國朝鑒唐世宮市之患特置此務以京朝官內侍參主之且防擾人近歲物非所急者一切收市其擾人亦甚矣故降是詔 夏四月戊寅禁內宿臣寮聚會 先是內出欵器一陳於邇英閣御坐前諭丁度等曰朕思古欵器之法試令宮人制之以示卿等命以水注之中則正滿則覆虛則欵率如家語荀卿淮南之說其制度精好度等列待觀之帝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朕欲以中正臨天下當與列辟共守此道度拜曰臣等亦願無傾滿以事陛下因言太宗嘗作此器眞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一

十一

宗亦嘗著論庚辰帝製後述以賜度等 丙戌契丹國母遣順義節度使蕭昌等契丹主遣彰國節度使蕭昱等來賀乾元節其國書始去國號而稱南北朝且言書稱大宋大契丹非兄弟之義帝召二府議之參知政事梁適曰宋之爲宋受之於天不可改契丹亦其國名自古豈有無名之國又下兩制臺諫官議皆以講和以來國書有定式不可輒許乃詔學士院答契丹書仍舊稱大契丹大宋其後契丹復有書亦稱契丹如故初知制誥韓綜爲館伴北使欲復書如其國但稱南北朝綜謂曰自古未有建國而無號者北使慚遂不復言其後北使來朝廷擇館伴者時綜已卒帝曰孰有如韓綜者乎初儂智高貢方物求內屬朝廷拒之後復貢金函書

以請知邕州陳琪上聞不報智高旣不得請又與交趾有仇且擅廣源山澤之利遂招納亡命數出敝衣易穀食給言峒中饑部落離散邕州信其微弱不設備乃與廣州進士黃瑋黃師宓及其黨儂建侯儂志忠等日夜謀入寇一夕焚其巢穴給其眾曰平生積聚今爲天火所焚無以爲生計窮矣當拔邕州據廣州以自王否則必死是日率眾五千沿鬱江東下攻破橫山寨寨主張日新邕州都巡檢高士安欽橫州同巡檢吳香死之五月乙巳朔儂智高破邕州執知州陳琪通判王乾祐廣西都監張立初賊圍城琪令乾祐守來遠門權都監李肅守大安門指使武吉守朝天門張立自賓州來援旣入琪犒軍城上酒行而城破琪立乾祐及節度推官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一

三

陳輔堯觀察推官唐鑑司戶參軍孔宗旦皆被執兵死者千餘人智高閱軍資庫得所上金函怒謂琪曰我請內屬求一官以統攝諸部汝不以聞何也琪對嘗奏不報索奏草不獲遂扶琪出琪病目不能視惶恐呼萬歲求自效不聽并立乾祐輔堯鑑宗旦害之立臨刑大罵不爲屈逾月得其屍如生而李肅武吉武緣令梅微之支使蘇從與賊黃師宓有舊獲免當智高未反時邕州有白氣出庭中江水溢宗旦以爲兵象度智高必反以書告琪琪不聽宗旦言不已琪怒詆之曰司戶狂邪及智高破橫山寨宗旦卽載其親詣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無爲但死也旣而賊執宗旦欲任以事宗旦叱賊且大罵遂被害宗旦魯人始官京東與李道徐程尙同

等四人爲監司耳目號爲四障人多惡之然其立節乃

如此也揚安國傳四障作四障智高旣得邕州卽僞建

大南國僭號仁惠皇帝改年啟祿赦境內師宓以下皆

稱中國官名考異會要云改年端懿今從正史孔宗旦傳云及智高破橫州卽載其親詣桂州按

五月一日邕州破宗旦被殺後入日乃破橫州傳誤也

當作橫山寨傳蓋因曾鞏書亦稱橫山寨不云橫州不知何以如此丙午以太常丞致仕導江代淵爲祠部

員外郎淵性簡潔事親以孝聞常舉進士甲科得清水

主簿歎曰祿不及親何以爲卽還家教授坐席常滿王

拱辰安撫兩川遺書欲起之託疾不往見楊日嚴知益

州又薦之遂以太子中允致仕謝絕諸生著周易旨要

老佛雜說數十篇於是翰林學士田况上其書詔優加

兩官淵晚年日菜食巾褐山水間自號虛一子長吏歲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一

七

時致問澹然與對略不及私 庚戌詔國子監直講自

今選通經有行實年四十以上者爲之時侍御史梁蒨

言近日薦楊忱爲學官而忱年少輕肆不可用故降是

詔忱偕之子也 癸丑儂智高入橫州丙辰入貴州庚

申入龔州辛酉入藤州又入梧州封州知封州曹覲死

之時嶺南州縣無備守將多棄城走智高行至封州州

人未嘗知兵士卒才百人不能鬪又無城隍以守或勸

覲避賊覲正色叱之曰吾守臣也有死而已敢言避賊

者斬麾都監陳暱引兵迎擊賊封州令率鄉丁弓手繼

進賊眾數百倍暱兵敗走鄉丁亦潰覲率從卒決戰不

勝被執賊戒勿殺粹使拜且誘之曰從我得美官付汝

兵柄以女妻汝覲不肯拜且詈曰人臣惟北面拜天子

我豈從爾苟生邪幸速殺我賊猶惜不殺徙置舟中觀
不食者兩日探懷中印章授其從卒曰我且死若求間
道以此上官賊知其無降意害之至死罵賊聲不絕投
其尸於江時年三十五 壬戌儂智高入康州知州趙
師旦監押馬貴死之師旦植從子也賊既破邕州順流
東下師旦使人覘賊還報曰諸州守皆棄城走矣師旦
叱曰汝亦欲吾走邪乃大索得謀者三人斬以徇而賊
已薄城下師旦止有兵三百開門迎戰殺數十人會暮
賊稍卻師旦語其妻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
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爾留死無益也遂
與貴部士卒固守州城召貴食貴不能食師旦獨飽如
平時至夜貴臥不安席師旦卽臥內大斡遲明賊攻城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一

古

愈急左右請少避師旦曰戰死與戮死何如眾皆曰願
爲國家死至城破無一人逃者矢盡與貴俱還據堂而
坐智高麾兵鼓譟爭入脅師旦師旦大罵曰餓獠朝廷
負若何事乃敢反邪天子發一校兵汝無遺類矣智高
怒并貴害之癸亥入端州知州丁寶臣棄城走考異歐陽修王
安石作寶臣墓碑皆稱寶臣嘗出戰有所斬捕卒不勝乃去蓋飾說也今不取甲子知潁州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范仲淹行至徐州而卒仲淹少
有大志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
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之樂而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
矯厲尙風節自仲淹削之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
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子置

義莊里中以贍族人汎愛樂善士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守杭之日子弟知其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之地仲淹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治第樹園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誰獨障吾游者豈必有諸己而後爲樂邪語見名臣言行錄及卒四方聞者皆爲太息帝嗟悼久之贈兵部尙書諡文正又遣使就問其家既葬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仲淹爲政主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事之其卒也羌酋數百人哭之如父齋三日而去 丙寅儂智高圍廣州前二日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一

五

有告急者知州仲簡以爲妄囚之下令曰有言賊至者斬以故民不爲備及賊至始令民入城民爭以金貝遺闔者求先入踐死者甚眾餘皆附賊賊勢益張 丁卯詔制置發運使司六路轉運司仍舊以公牒往來先是許元欲廣收羨餘以媚三司憚諸路不從請以六路轉運使自隸皆令具狀申發運司唐詢旣自江西徙福建轉運使相繼論列於朝卒罷之 命知韶州考異宋史作知桂林陳曙領兵討儂智高朝廷初聞智高反詔進奏院不得輒報知制誥呂溱言邊防警急一方有盜賊宜令諸路聞之其得爲備今欲人不知此何意也 六月乙亥起復前衛尉卿余靖爲秘書監知潭州前屯田員外郎直史館楊政爲廣南西路體量安撫提舉經制賊盜靖及

敗各居父喪先是靖與知韶州者結緝農兵完葺保障
其爲守禦計朝廷聞而嘉之又以敗素習蠻事故有是
命旣卽喪次命靖尋改爲廣南西路安撫使知桂州敗
被召至都門外辭以喪服不敢見帝賜以御服御巾入
對便殿卽日加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而遣之甲申徙
知廣州仲簡知荆南朝廷但以簡能守城故有是命不
知廣人怨之深也丙戌詔諸州軍里正押司錄事已
代而令輸錢免役者以違制論先是王逵爲荆湖南路
轉運使率民輸錢免役得緡錢三十萬進爲羨餘朝廷
旣降詔獎諭由是諸路盡爲培克欲以市恩至破產不
能償所負朝廷知其弊故條約之丁亥以太子太師
致仕王德用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時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一

去

將相王姓者數人而閭閻婦女小兒皆號德用爲黑王
相公德用雖致仕乾元節上壽預班廷中契丹使語譯
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邪帝聞之遂更付以方鎮以
彰化節度使知延州狄青爲樞密副使御史中丞王舉
正言青出兵伍爲執政本朝所無恐四方輕朝廷左司
諫賈黯言國初武臣宿將扶建大業平定列國有忠勳
者不可勝數然未有起卒伍登幃幄者今其不可有五
四夷聞之有輕中國心一也小人無知聞風傾動翕然
嚮之撼搖人心二也朝廷大臣將恥與爲伍三也不守
祖宗之成規而自比五季衰亂之政四也青雖才勇未
聞有破敵功失駕御之術乖勸賞之法五也御史韓贄
亦以爲言皆不聽青面涅猶存帝嘗敕青傳藥除字青

指其面曰陛下擢臣以功不問門第闕臣所以有今日由涅耳願留此以勸軍中不敢奉詔 壬辰以秘書丞監郴州稅唐介爲主客員外郎通判潭州 己亥置廣南東西路湖南江西轉運判官各一員庚子以知宿州朱壽隆提點廣南西路刑獄朝廷懲嶺表無備命城貴州守者虐用其人人不堪命壽隆馳至州械守送獄奏黜之州人爲立生祠壽隆台符子也 秋七月乙巳出內藏庫錢三十萬緡絹十萬匹下河北助糴軍糧丙午命知桂州余靖經制廣南東西路盜賊時諫官賈黯言靖及楊敞皆許便宜從事若兩人指縱不一則下將無所適從又靖專制西路若賊東嚮則非靖所統無以使眾不若并付靖經制兩路靖亦自言賊在東而使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一

七

臣西非臣志也帝從其言故有是命 樞密院言蠻賊徒黨無慮二萬人日食米五百石非有資其糧食者則勢不可留須法外禁之辛酉詔犯者其首處斬從者配嶺北牢城舟車沒官 丁巳大風拔木 初魏瓘築廣州城鑿井蓄水作大弩爲守備及儂智高攻城甚急且斷流水而城堅井飲不竭弩發輒洞中賊勢稍屈知英州晉江蘇緘始聞廣州被圍謂其眾曰廣與吾州密邇今城危在旦暮而恬不往救非義也乃蒐募壯勇合數千人委州印於提點刑獄鮑軻夜行赴難去廣二十里駐兵黃師宓爲賊謀主緘使縛其父斬以徇賊聞之喪氣時羣不逞皆旁緣爲盜緘得六十餘人斬之招懷其驅脅誑誤使復故業者凡六千八百餘人城被圍日久

戰數不勝賊方舟數百急攻南城番禺縣令新喻蕭注
先自圍中出募得海上強壯二千餘人以海航集上流
未發會颶風夜起縱火焚賊舡煙焰燭天大破之積尸
甲如山卽日發縣門諸路援兵及民戶牛酒芻糧相繼
入城城中人乃有生意每戰必勝而轉運使王罕亦自
外募民兵遂入城益修守備賊知不可拔圍五十七日
壬戌解去由清遠縣濟江擁婦女作樂而行攻賀州不
克遇廣東都監張忠於白田忠戰死虔州巡檢董玉康
州巡檢王懿連州巡檢張宿賀州巡檢趙允明監押張
全司理參軍鄧冕皆沒先是緘與淇州都監蔡保恭以
兵八千人據邊渡村扼賊歸路會忠自京師至奪而將
之臨戰謂其下曰我十年前一健兒以戰功爲團練使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一

七

爾曹勉之於是不介馬而前先鋒遇賊奔忠手拉賊帥
二人馬陷濫不能奮遂中標槍死 甲子廣東鈐轄蔣
偕擊賊於路田兵敗南恩州巡檢楊遠南安軍巡檢邵
餘慶權宜融州巡檢馮岳西路提舉王興棻用和皆沒
考異實錄稱皆沒於路田本紀亦云按本傳及
智高傳則太平場也實錄本紀並誤今改之 辛未
考功議上故司空致仕張齊賢謚曰文定右僕射陳堯
叟謚曰文忠太子太傅致仕辛仲甫謚曰康節贈吏部
尙書溫仲舒謚曰恭肅贈戶部尙書錢若水謚曰宣靖
贈刑部尙書宋湜謚曰恭質右屯衛上將軍王嗣宗謚
曰景莊威塞節度使馮守信謚曰勤威自齊賢而下皆
祖宗舊臣也已葬而未謚至是其家始請之 是月契
丹主追尊耨里思爲立祖簡獻皇帝薩刺的爲德祖宣

簡皇帝妣加爲后復加諡太祖以下帝后 八月丁丑
以監新淦縣稅邱濬僉書滁州判官事初濬坐作詩刺
譏時事謫官久之至是淮南安撫陳旭湖北提點刑獄
祖無擇表薦之帝曰濬無雅行惟以口舌動人今旭等
稱其才無乃長浮薄輔臣言濬所坐已更赦宜使自新
故內徙之 楊政旣趨廣南又奏請刪康定行軍約束
及賞罰格頒下并置檢法官己卯詔諭政曰智高乘銳
竊發二廣之民日俟官軍至故委卿節制以殄賊爲期
臨機趨變安用中覆今甲兵大集不能度形勢一舉撲
滅乃奏請頒格令置檢法官此豈應速計邪賊或順風
下海掠瓊管及海壩諸州厚戍則兵不足無備則寇乘
之如能斷海道則不以日月淹速計也 癸未詔開封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一

七

府比大風雨民廬摧圯壓死者官爲祭斂之 乙酉降
廣南東路轉運使王罕官監信州酒稅初罕往潮州議
鹽事聞儂智高圍廣州卽領兵還入城爲守禦備城所
以得不陷者罕有力焉而朝廷未知也提點刑獄鮑軻
自英州挈其孥欲過嶺北至雄州知州蕭勃留之乃具
奏召罕至雄州計事罕輒不至諫官李兌遂劾罕怯懦
避賊端居廣州朝廷亦以罕奏不時達故及於責 丙
戌贈張忠爲感德節度使錄其父餘慶爲左監門衛大
將軍賜第一區給半俸終其身母賈氏爲河內郡夫人
丁亥以蕭注爲禮賓副使仍權發遣番禺縣事 戊
子以資政殿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吏部尙書知汝
州吳育爲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守御史臺以育固稱

疾求居散地故也留台舊不領民事時張堯佐判河陽民訟久不決者多請育育爲辯曲直判書狀尾堯佐畏恐奉行 鄆州兵廣銳振武二指揮戍延州聞其家被水災詣副都署王興求還不能得乃相率逃歸至則家人無在者於是聚謀爲盜州人震恐知州薛尙遣親吏諭之曰冒法以救父母妻子乃人之常情而不聽汝歸乃武帥不知變之故耳汝聽吾言亟歸收親屬之尸貸汝擅還之罪不聽吾言汝無噍類矣眾徑入拜庭下泣謝境內以安經略轉運使言其狀帝嘉歎之 辛卯改知秦州孫沔爲湖南江西路安撫使入內押班石全彬副之沔初入見帝以秦州事勉之對曰臣雖老然秦州不足煩聖慮當以嶺南爲憂也臣覩賊勢方張官軍朝

夕當有敗奏旣而聞張忠死蔣偕敗帝諭執政曰南事誠如沔料宰相龐籍因奏遣沔行故有是命仍許沔便宜從事沔以南方兵連爲賊所破氣懾不可用請益發騎兵且增選偏裨二十人求武庫精甲五千參知政事梁適謂沔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無備故至此今指期滅賊非可以僥倖乃欲示鎮靜邪夫實備不至而貌爲鎮靜危亡之道也居二日促行才與兵七百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江西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燕犒賊疑不敢北侵沔行至鼎州復有詔加廣南東西路安撫使以知英州秘書丞蘇緘爲供備庫使初廣州以賊遽至不及清野故賊得肆略後緘知賊將走分兵邊渡村扼其歸路布槎木巨石幾四十里賊至果不得

前乃繞出數舍入沙頭渡江由清遠縣道連賀州西歸
摧傷甚眾緘盡得賊所略去物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一

三

資治通鑑後編卷六十一終

資治通鑑後編卷六十二

富陽夏氏校本

刑部尚書徐乾學編集

宋紀六十二

起玄默執徐九月盡昭陽大荒落七月凡十一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帝

皇祐四年九月戊申儂智高殺廣南鈐轄蔣偕於賀州太平場莊宅副使何宗古右侍禁張達三班奉職唐峴皆沒偕始受命討賊馳驛十七日至廣州城下入城數知州仲簡曰君留兵自守不襲賊又縱部兵馘平民以幸賞可斬也簡曰安有團練使欲斬侍從官偕曰斬諸候劍在吾手何論侍從左右解之乃止及賊去廣州楊政檄偕焚儲糧退保韶州軍次賀州賊夜入其營襲殺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二

一

之偕舉動輕肆卒以此敗 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賈昌朝初除母喪乙卯召赴邇英閣講乾卦帝曰將相侍講天下盛事昌朝稽首謝尋命昌朝判許州將行詔講讀官餞於資善堂 丙辰降廣南東西路體量安撫經制盜賊楊政知鄂州同體量安撫經制盜賊曹修為荆南都監廣南東路鈐轄兼捉殺蠻賊蔣偕為潭州都監初政與修聞儂智高徙軍沙頭將濟江即命偕棄英州焚儲糧乃召內殿承制丁贊岑宗閔閣門祇候開封王從政退保韶州仍移文御史臺及諫院故併責之時偕死已九日矣 馬步軍副都指揮使耀州觀察使周美卒車駕臨奠輟視朝一日贈忠武節度使諡忠毅自陝西用兵諸將多不利美前後十餘戰平族帳二百

焚寨二十一招種落內附者十一族復故城堡甚眾在
軍中所得俸祿賞賜多分其戲下有餘悉以享勞之及
卒家無餘貲丁巳命知桂州余靖提舉廣南東路兵
甲經制賊盜己未贈嶺南諸州死者官有差知封州
曹覲爲太常少卿知康州趙師旦爲光祿少卿始師旦
嘗知江山縣斷治出於己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
人無敢取及是喪過江山江山之人迎哭祭於路絡繹
數百里不絕康州人立廟祭之及田瑜安撫廣南亦爲
覲立廟封州庚申儂智高破昭州知州柳應辰棄城
廣西鈐轄王正倫與賊鬪於館門駟死之閣門祇候王
從政三班奉職徐守一借職文海皆被害州之山有數
穴可容數百人民聞賊至走匿其中悉爲賊所焚賊始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二

二

執從政罵賊不絕口至以湯沃之終不屈而死辛酉
以太常博士韓絳爲右正言帝面諭曰卿朕所選用凡
所言事不宜過激當存朝廷事體務令可行毋使朕爲
不聽諫者絳前使江南所寬減財力賑救全活十數事
創爲五則以均衙役斥陂湖利奪其銅者予貧民罷信
州民運鹽趣發運司以時輸送宣州守貪暴不法收以
付獄州人相賀使還稱旨故有是命癸亥詔外官有
所陳事並附遞聞朝廷毋得申御史臺時州郡多以狀
申御史臺欲其繳奏而行之楊旼曹修經制蠻事師
久無功改命孫沔及余靖等帝猶以爲憂或言儂智高
欲得邕桂七州節度使卽降樞密副使梁適曰若爾嶺
外非朝廷有矣帝問宰相龐籍誰可將者籍薦樞密副

使狄青青亦上表請行翌日入對自言臣起行伍非戰
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至闕
下帝壯其言庚午改宣徽南院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
提舉廣南東西路經制盜賊事初欲用入內都知任守
忠爲青副諫官李兌言唐失其政以宦官觀軍容致主
將掣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冬十月甲戌殿中丞胡
瑗落致仕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同議大樂丙子
詔鄜延環慶涇原路擇藩落廣銳軍曾經戰鬪者各五
千人仍逐路遣使臣一員押赴廣南行營從狄青請也
青言賊便於乘高履險步兵力不能抗故每戰必敗願
得西邊蕃落兵自從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樞密使高
若訥言蕃落善射耐艱苦上下山如平地當乘瘴未發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二

三

時疾馳破之必勝之道也青卒用騎兵破賊丁丑儂
智高入賓州知州程東美棄城己卯降空名宣頭劄
子各一百道錦襖子金銀帶各二百下狄青以備賞軍
功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仲簡落職知筠州庚辰
狄青辭置酒垂拱殿青旣行帝謂輔臣曰青有威名賊
必畏其來左右使令非青親信者不可雖飲食卧起皆
宜防竊發因馳使以戒之辛巳內降手詔付狄青應
避賊在山林者速招令復業其乘賊勢爲盜但非殺人
及賊所脅從能逃歸者並釋其罪已嘗刺面令取字給
公憑自便若爲人所殺而冒稱賊首級令識驗給錢米
賙之其被焚劫者權免戶下差役見役仍寬與假使營
葺室居凡城壁嘗經焚毀若初無城及雖有城而不固

並加完築器甲朽敝不可用者繕治之右正言韓絳言狄青武人不可獨任帝以問龐籍籍曰青起行伍若用文臣副之必爲所制而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廣南將佐皆稟青節制若孫沔余靖分路討擊亦各聽沔等指揮甲申儂智高復入邕州知州宋克隆棄城克隆承賊踐蹂之後不能營葺守備頗縱士卒下諸山寨殺逃民詐爲獲盜一級賞錢十千文詐給親兵帖以爲嘗有功及智高再至克隆無以禦賊遂遁去庚寅帝謂輔臣曰比日上封言政事得失者少豈非言路壅塞所致乎其下閣門通進銀臺司登聞理檢院進奏院自今州縣奏請及臣僚表疏毋得輒有阻留甲午詔比有軍卒邀車駕進狀而衛士失呵止者其貸之帝初幸景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二

四

靈宮旣登輦因戒衛士今歲天下舉人皆集京師如有投訴者勿呵止之及軍卒進狀衛士亦不之禁有司欲論罪帝具以其事語輔臣而貸之十一月壬寅朔日有食之先是以知制誥何中立知秦州諫官御史皆言中立非治邊才己酉改知慶州中立奏曰臣不堪於秦則不堪於慶矣願守汝不報會戍卒有告六校受贓者中立曰是必挾他怨也鞭告者竄之或謂貸奸可乎中立曰部曲得持短長以制其上則人不安矣癸丑以都官員外郎大名郭申錫爲侍御史申錫嘗知博州戍兵出巡有欲脅眾爲亂者申錫僇一人黥二人乃定奏至帝謂執政曰申錫小官臨事如此豈易得也京東盜執濮州通判并淵詔移申錫知濮州至未閱月凶黨

悉獲 戊午詔免江西湖南廣南民供軍需者今年秋
租十之三 庚申賜故參知政事蔡齊墓次所建佛祠
曰寶嚴初齊母張氏請賜而中書以爲無例帝特賜之
因謂輔臣曰朕臨御以來命參知政事多矣其闕忠純
可紀者蔡齊魯宗道薛奎而已宰臣如王曾張知白皆
履行忠信雖時有小失而終無大過李迪之心亦忠樸
自守但言多輕發耳龐籍等對曰才難自古然也帝復
曰朕記其大不記其小然皆近名臣也 諫官韓贄言
發運使舊例雖嘗入奏不聞逐次改官乞今每歲更不
許赴京奏事只差一人附奏年額足數詔發運使自今
押米運至京城外更不朝見 十二月壬申朔廣西鈐
轄陳曙擊儂智高兵敗於金城駟東頭供奉官王承吉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二 五

白州長史徐靈死之曙素無威令既與賊遇士卒猶聚
博營中使承吉將宜州忠敢兵五百爲先鋒倉卒被甲
以前遂致覆軍 丁丑以樞密直學士程戡爲端明殿
學士知益州初孟知祥據蜀李順起爲盜歲皆在甲午
或言明年甲午蜀且有變帝謂龐籍曰朕擇重望之臣
以鎮撫西南莫如戡者遂再使守蜀前守多以嫌不治
城戡獨修築之 戊子知桂州余靖言交趾累移文乞
會兵討賊而朝廷久未報觀其要約甚誠縱未能夷滅
賊黨亦可使益相離貳朝廷從其請已而狄青奏李德
政聲言將步兵五萬騎一千赴援此非情實且假兵於
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橫蹂二廣力不能討
乃假蠻夷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啟亂何以禦之願罷

交趾兵勿用且檄靖無通交趾使朝廷卒用青言人咸服青有遠畧云 己丑雪庚寅賜喜雪宴於中書 先是邇英閣講尚書無逸帝曰朕深知享國之君宜戒逸豫楊安國言舊有無逸圖請列於屏間帝曰朕不欲坐席背聖人之言當別書置之左右因令丁度取孝經之天子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爲圖列左右乃命王洙書無逸知制誥蔡襄書孝經又命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爲二圖序而襄書之甲午洙襄皆以所書來上 乙未錄唐顏真卿後 庚子諫官韓絳因對而言曰天子之柄不可下移事當簡出睿斷帝曰朕固不憚自有處分所慮未中於理而有司奉行則其害易加於人故每欲先盡大臣之慮而後行之絳又言林獻可遣其子以書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二

六

抵臣多斥中外大臣過失臣不敢不以聞帝曰朕不欲留中恐開告訐之路第持歸焚之

林獻可景祐三年二月責漳州參軍

五年春正月壬寅朔御大慶殿受朝 丁未詔廣南西路轉運使移文止交趾助兵從狄青之請也青合孫沔

余靖兵自桂州次賓州先是張忠蔣偕皆輕敵取死軍聲大沮青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鬪聽吾所爲陳曙恐青

獨有功乘青未至輒以步卒七千犯賊潰於崑崙關其

下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己酉晨

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所以敗亡

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然靖嘗迫曙出戰因離

席而拜曰曙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

之責非所任也諸將皆股栗 詔廣南東西河南江西

路新置轉運判官四員蓋緣嶺表用兵均漕輓之勞非
久制也候在任滿三年具逐人勞績取旨罷不復置

庚戌以廣南用兵罷上元張燈 辛亥觀文殿學士兼

翰林院侍讀學士尚書右丞丁度卒是日旬休帝趨駕

臨奠贈吏部尚書謚文簡度性純質不爲威儀居一室

十餘年左右無姬侍常語諸子曰王旦爲宰相十五年

卒之日子猶爲布衣汝曹宜自力吾不復有請也 丁

巳會靈觀火道士飲酒殿廬旣醉而火發居宇神像悉

被焚獨三聖御容得存乃詔權奉安於景靈宮諫官賈

黯言天意所欲廢當罷營繕赦守衛罪以示儆懼修省

之意 狄青旣戮陳曙乃按軍不動更令調十日糧眾

莫測賊覘者還以爲軍未卽進翌日遂進軍青將前陳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二 七

孫沔將次陳余靖將後陳以一晝夜絕崑崙關時值上

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享

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入內

久之人諭沔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勸勞坐客至曉

各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三鼓已奪崑崙關矣初賊謀

知青宴樂不爲備是夜大風雨青旣度關喜曰賊不知

守此無能爲矣彼謂夜半風雨吾不敢來也遂出歸仁

舖爲陳戌午賊悉其眾列三銳陳以拒官軍執大盾標

槍衣絳衣望之如火及戰前軍稍卻右將開封孫節死

之考異按武貴傳稱前軍孫節賈遠傳稱右將孫節而

前耳張玉實將先鋒實錄卽稱節爲先鋒恐誤玉傳賊

可考也今於此削先鋒字仍詳列先鋒左右將於後賊
氣銳甚沔等懼失色青起自執白旂麾蕃落騎兵張左

右翼出賊後交擊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左者復左右者復右賊眾不知所爲大敗走儂智高復趨邕州我師追奔五十里捕斬二千二百級其黨黃師宓儂建侯志忠并僞官屬死者五十七人生擒五百餘人智高夜縱火燒城遁由合江入大理國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巨萬雜畜數千招復老壯七千二百營爲賊所俘脅者慰遣使歸梟師宓等首於邕州城下得尸五千三百四十一築京觀於城北隅時有賊帥衣金龍衣眾以爲智高已死欲具奏青曰安知非詐邪宓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青始至邕州會瘴霧昏塞或謂賊毒水下流士卒飲者多死青甚憂之一夕有泉湧寨下汲之甘眾遂以濟智高自起至平幾一年暴殘一方如行無人之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二

八

境吏民不勝其毒朝廷爲下赦令由是百姓始得更生先是謠言農家種糴家收已而智高爲青所破皆如其謠當戰於歸仁也右班殿直張玉爲先鋒如京副使賈逵將左西京左藏庫副使孫節將右旣陳青誓曰不待令而舉者斬及節搏賊死山下逵私念所部忠敢澄海皆士兵數困易輒荷待令必爲賊所薄且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引軍疾趨山上立始定而賊至逵擁眾而下揮劍大呼斷賊陳爲二玉以先鋒突出陳前而青指麾蕃落騎兵出賊後賊遂大潰逵乃詣帳下請罪青拊逵背曰違令而勝權也何罪之有 壬戌以知定州韓琦爲武康節度使知并州徙判并州李昭亮判成德軍知成德軍宋祁知定州琦至并州首罷昭亮所興不急之役

走馬承受廖浩然怙中官勢既誣奏昭亮所爲益不法琦奏還之帝命鞭諸本省命知制誥王洙修纂地理書甲子遣使撫問廣南將校賜軍士緡錢二月丙

子帝謂輔臣曰狄青已破賊立功將士宜速議賞緩則不足以勸矣癸未以宣徽南院使彰化節度使狄青

爲護國節度使樞密副使依前宣徽南院使初廣西捷書至帝大喜謂宰相龐籍曰青破賊卿執議之力也遂欲擢青樞密使同平章事籍以爲不可力爭之乃罷

甲申赦廣南凡戰沒者給樁櫝護送還家無主者葬祭之免賊所過州縣田賦一年死事科徭二年貢舉人免解至禮部不預奏名者亦以名聞乙酉以孫沔余靖並爲給事中仍詔靖留屯邕州經制餘黨候處置畢乃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二

九

還桂州狄青常問沔何以破賊沔曰使賊出上計取其寶聚退守巢穴則當徐圖之據邕州以拒我師猶爲中計若恃勝求戰此計最下然賊有輕我心必出下計將成擒耳已而果然沔與青夜謀幄中晝則推青治事附賊者多誅殺沔請與青分治所免釋數百人青旣先還沔留治事青始受命數請騎兵又命軍中制長刀巨斧人謂南方地形不便騎兵而刀斧非所用青竟用騎兵破賊賊皆翳大盾翼兩標置陳甚堅矢石不可動竟賴刀斧雜短兵搏擊陳乃破皆謂不及也廣南東西湖南江西路安撫副使入內押班石全斌及閣門祗候狄諮石侍禁狄詠並進官諮詠皆青子也詔學士院撰祭文以祭沒陳軍校仍別爲文祭孫節賜青敦教坊第

一區 丙戌詔廣西都監蕭洙等追捕儂智高 丁亥
下德音減江西湖南繫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 丁壯饋
運廣南軍需者減夏稅之半仍免差徭一年 戊子詔
文武官遇南郊得奏薦子孫而年老無子孫者聽奏期
親一人從知諫院李兌請也 壬辰貸知邕州宋克隆
死除名杖脊刺配沙門島溪洞都巡檢劉莊除名杖脊
刺配福建寧城賓州推官權通判王方靈山縣主簿權
推官楊德言並除名免杖刺配湖南本城永不錄用坐
儂賊再至棄城也斷勅既下其日大雨雹帝急遣中使
追勅已不及人亦頗憫之 乙未詔大宗正司宗室有
能習詩賦文詞者以名聞後二日又詔通經者差官試
驗慮其專尚華藻不留意典籍也 贈荆湖北路都監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二

十

孫節爲忠武軍留後封其妻王氏爲仁壽郡君賜冠帔
官其子二人從子三人給諸司副使俸終喪 三月庚
戌右龍武大將軍克棟上擬試詩賦論十卷且請隨舉
人赴殿試帝曰宗子好學亦朝廷美事也令學士院召
試三題既中等遷左衛大將軍 古渭州距秦州三百
里道經啞兒峽邊民屢欲城之朝廷以艱於饋餉不許
陝西轉運使范祥旣議解鹽通商驟加擢用狂於功利
張昇未至祥權領州事遽請修築未得報輒自興役蒼
部驚擾青唐族羌攻破廣吳嶺堡圍啞兒峽寨殺官軍
千餘人 辛酉賜進士安陸鄭獬等及第出身同出身
壬戌賜諸科及第出身 丙寅賜特奏名進士諸科與
廣南特奏名出身及試銜文學長史 夏四月庚午朔

陝西轉運使度支員外郎范祥降爲屯田員外郎知唐
州坐擅興古渭之役也議者謂責祥太輕云 命陝西
轉運使李參專制置解鹽代范祥也時參爲陝西轉運
使閱五年矣自軍興諸路經畧使多貸三司錢以佐軍
謂之隨軍錢軍罷仍貸參權慶州鈎考得所貸八萬緡
悉償之遂廢其庫又戍兵多而食苦不足參視民闕乏
時令自隱度穀麥之入預貸以官錢穀麥熟則償謂之
青苗錢數年兵食常有餘其後青苗法蓋取諸此朝廷
患入中法歲費增廣參請立飛錢於邊郡以平估糴權
罷入中比參之法行省權貨錢以千萬計 王申狄青
還朝置酒垂拱殿 庚辰御崇政殿令蕃落騎兵布陳
如歸仁舖破賊之勢觀其馳逐擊刺等第推賞仍以拱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二 十一

聖馬三百補其闕都大提舉教閱陳法右班殿直張玉
遷內殿承制 樞密直學士給事中孫沔還自嶺南帝
間勞解所服御帶賜之壬午命知杭州沔自請也 庚
寅詔毋得連用太宗眞宗舊名 甲午命參知政事劉
沆梁適監議大樂 五月乙巳樞密使戶部侍郎高若
訥罷爲尙書左丞觀文殿學士 以樞密副使狄青爲
樞密使帝復欲用狄青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宰臣龐籍
曰昔太祖時慕容延釗將兵一舉得荆南湖南之地方
數千里兵不血刃不過遷官加爵邑錫金帛不用爲樞
密使曹彬平江南擒李煜欲求使相太祖不與曰今西
有汾晉北有幽薊汝爲使相那肯復爲朕死戰耶賜錢
二十萬貫而已祖宗重名器如山嶽輕金帛如糞壤此

陛下所當法也青奉陛下威靈殄僂凶醜克稱聖心誠可褒賞然比於延釗與彬之功不逮遠矣若遂用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則青名位已極萬一他日更立大功欲以何官賞之且樞密使高若訥無過若何罷之不若且與移鎮加檢校官多賜金帛亦足以酬青功也帝曰向者諫官御史言若訥舉胡恢書石經恢狂險無行又若訥前導者歐人致死何爲無過籍曰今之庶僚舉選人充京官未遷官者猶不坐况若訥大臣舉恢一本官書石經未嘗有所遷也奈何以此解其樞密哉若訥居馬上前導去之里餘不幸歐人致死若訥尋執之以付開封正其法若訥何罪且諫官御史上言之時陛下旣已赦之矣今乃追舉以爲罪無乃不可乎參知政事梁適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二

三

曰王則止據貝州一城文彥博攻而拔之還爲宰相儂智高擾廣南兩路青討而平之爲樞密使何足爲過哉籍曰貝州之賞當時論者已嫌其太厚然彥博爲參知政事若宰相有關次補亦當爲之况有功乎又國朝文臣爲宰相出入無常武臣爲樞密使非有大過不可罷也且臣不欲青爲樞密使者非徒爲國家惜名器亦欲保全青之功名耳青起於行伍之間擢爲樞密副使中外咸以爲國朝未有此今青立大功言者方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復召眾言也爭之累日帝乃從之曰然則更與其諸子官如何籍曰昔衛青有功四子皆封侯此故有前世之比無傷也帝旣從籍言後數日兩府奏事帝顧籍笑曰卿前日商量除青官深合事宜爲慮遠矣是

時適以若訥爲樞密使位在已上宰相有缺若訥當次補青武臣雖爲樞密使不妨已塗轍故於帝前爭之既不得退甚不懌乃密爲奏言狄青功大賞薄無以勸後又密使人以帝前之語告青又使人語入內押班石全彬使於禁中自訟其功及言青與孫沔寢賞太薄適許爲外助帝旣日日聞之不能無信於是兩府進對帝忽謂籍曰平南之功前者賞之太薄今以狄青爲樞密使孫沔爲副石全彬先給觀察使俸更俟一年除觀察使高若訥遷一官加近上學士置之經筵召張堯佐歸宣徽院聲色俱厲籍錯愕對曰容臣等退至中書商議明日再奏帝曰勿往中書只於殿門閣內議之朕坐於此以俟籍乃與同列議於殿門閣內具奏皆如聖旨復入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二

七

對帝容色乃和因詔軍國大政邊防重事候前殿退請對後殿先一日具所陳以聞故事樞密使罷必學士院降制及罷若訥止命舍人草詞後遂爲例 丙午詔判河陽宣徽南院使張堯佐歸院供職 丁未以樞密直學士給事中知杭州孫沔爲樞密副使沔行至南京召還以給事中知貴州余靖爲工部侍郎時御史梁薦數言靖賞薄孫沔旣與狄青繼踐二府故靖亦加秩 戊申詔曰聞諸路轉運使多措克於民以官錢爲羨餘入助三司經費又高估夏秋諸物抑人戶輸見錢並宜禁絕之時三司常責諸道羨餘淮南轉運使張瓌獨上金九錢三司怒移文詆之甚急瓌以賦數民貧爲對卒不能奪 戊午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言奉詔詳定大樂

比臣至局鐘磬已成竊緣律有長短磬有小大黃鐘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象土其正聲爲宮爲諸律之首蓋君德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二鐘磬一以黃鐘爲率與古爲異臣亦嘗詢阮逸胡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則聲不能諧故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義參定之 辛酉知諫院李兌言曩者紫宸殿閱太常新樂議者以鐘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復詔近侍詳定竊聞崇文院聚議而王拱宸欲更前史文義王洙不從語言往復殆至諠譁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輕議阮逸罪廢之人安能通明作述之時務爲異說欲規恩賞朝廷制樂數年當國賦匱乏之時煩費甚廣器既成矣又欲改爲雖命兩府大臣監議然未能裁定得當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二

志

請以新成鍾磬與祖宗舊樂參校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合用之洙旣與瑗逸更造鍾磬而無形制容受之別又數勸帝用新樂於南郊而議者多以爲非後亦不復用 癸亥御史中丞王舉正罷爲觀文殿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初狄青遷樞密使舉正力爭之旣不能得因請解言職帝稱其得風憲體遣使就第賜白金三百兩而有是命 以翰林學士知制誥孫抃權御史中丞抃篤厚寡言質畧無威儀雖久處顯要循循罕所建明及制下諫官韓絳論奏抃非糾繩才不可任風憲抃卽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風采捷給若嗇夫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

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帝察其言趨令視事且命知審宮院抃辭以任言責不當兼事局乃止甲子詔諫官御史上章論事毋或朋比以中傷善良六月辛未還曹利用所籍樂游坊第初帝憫利用死非辜既賜諡立碑至是又以其第還之乙亥御紫宸殿奏太常寺新定大安之樂召輔臣至省府館閣學官預觀之仍觀宗廟祭器賜詳定官器幣有差壬午右武衛大將軍宗諤上治原十五卷降詔獎諭宗諤允璽子也丙戌新修集禧觀成初會靈觀火更名曰集禧卽舊址西偏復建一殿共祀五岳名曰奉神殿蓋取眞宗常著奉神述也壬辰詔諸路轉運使上供斛斗依時估收市物毋得抑配人戶仍停考課賞罰之制先是三司與資治通鑑後編卷六十二

五

發運使謀竅斂奏諸路轉司上供不足者皆行責降有餘則加陞擢由是貪進者競爲誅剝民不堪命帝聞之特降是詔天下稱慶甲午贈邕州司戶參軍孔宗旦爲太子中允知袁州祖無擇始以宗旦死事聞故也乙未詔河北游飢轉運使察州縣長吏能招輯勞來者上其狀不稱職者舉劾之秋七月壬寅詔以冬至有事於南郊乙巳詔荆湖北路民因災傷所貸常平倉米免償己酉詔曰朕思得賢才故開薦舉之路虛心納用皦然弗疑而比年以來率多繆濫或人才庸下而衰引乖實或宿負醜愆而亟請湔洗或職仕疎遠而推授過重考其心迹非術鬻崇私何以臻此不知而言茲曰蔽知而言之茲曰罔以此事上子何賴焉自今所舉

非其人者其令御史臺彈奏當實於法見任監司以上
毋得論薦會要云嘉祐六年正月御史臺乞庚戌帝

謂輔臣曰頃聞諸州軍常於夏秋之際先奏時雨霑足

田稼登茂後或災傷遂不敢奏致使民稅不得蠲除甚

非長吏愛民之意宜申飭之 戊午詔太常定謚毋為

溢美 庚申以莊宅副使趙滋權并代鈐轄初滋授定

州路駐泊都監常因給軍食同列言粟不善滋叱之曰

爾欲以是怒眾耶使眾有一言當先斬爾以徇韓琦聞

而壯之以為真將相材滋有是命從琦所奏也 閏月

戊辰朔詔內侍省自今內侍供奉官至黃門以一百八

十人為額 詔廣南經蠻寇所踐而民逃未復者限一

年復業仍免兩歲催科及蠲其徭役三年從體量安撫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二

六

周沆所奏也先是民避賊多棄田里遠去吏以常法滿

半載不還聽他人占佃沆曰是豈可以凶年逃租役者

同科乃奏延期一年已占佃仍舊還之貧者官貸以種

糧初帝詔沆廣南地惡非賊所至處不必往沆曰遠民

新罹荼毒當布宣天子德澤遂遍行州縣 辛未徙知

青州文彥博知秦州知秦州張昇知青州時方城古渭

州昇議不合故也御史中丞孫抃言朝廷昨者築城境

外眾蓄之心已皆不安今又特命舊相臨邊事異常例

是必轉增疑慮或生他變聞知永興軍晏殊秩將滿不

若遣鎮關中兼制秦鳳事宜庶蕃部不至驚擾在於國

體實為至便 壬申戶部侍郎平章事龐籍罷以本官

知鄆州初齊州學究皇甫淵獲賊法當得賞錢淵上書

願易一官道士趙清貺者籍甥也始爲淵白籍而與堂
吏其受淵賂淵數詣待漏院自言籍乃勒淵歸齊州有
小吏告清貺等受賂事籍卽捕送開封府清貺及堂吏
皆坐賊刺配嶺外行至許州死諫官韓絳言籍陰諷府
杖殺清貺以滅口又言事當付樞密院不當中書自行
故罷之然謂籍陰諷開封覆之無實也 以判大名府
陳執中爲吏部尙書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給事中參知政事梁適爲吏部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
學士 甲戌贈祕書監致仕胡旦爲工部侍郎仍賜其
家錢三十萬令襄州爲營葬事知州項城馬尋言旦家
貧久不克葬故卹之尋以明習法律稱其在襄州會歲
飢或羣入富家掠困粟獄吏鞠以強盜尋曰此脫死耳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二

七

其情與強盜異奏得減死論遂著爲例 乙亥詔諸路
知州軍武臣並須與僚屬參議公事毋得專決仍令安
撫轉運提點刑獄司常檢察之 丙子以集賢校理李
中師爲淮南轉運使中師入辭帝謂曰比聞諸路轉運
使多獻羨餘以希進然遇災傷不免暴取於民此朕所
不取也其戒之 出內藏庫緡錢十萬紬絹二十萬綿
十萬下河北助糴軍儲 庚辰秦鳳路言總管劉煥等
破蕃部斬首二千餘級 戊子詔禮部貢院自今諸科
舉人終場問大義十道每道舉科首一兩句爲問能以
本經注疏對而加以文辭潤色發明之者爲上或不指
明義理而但引注疏備者次之並爲通若引注疏及六
分者爲粗不識本義或連引他經而文意乖戾章句纏

斷者爲不通並以四通爲合格九經止問大義不須註疏全備其九經場數並各減二場仍不問兼經又詔開封府國子監進士自今每一百人解十五人其試官親嫌令府監互相送若兩處俱有親嫌卽送別頭己丑詔古渭寨修城卒權給保捷請給仍以蕃官左班殿直訥支蘭羶爲本地牙巡檢月俸錢五千候一年能彈壓蕃部卽與除順州刺史蘭羶世居古渭密邇夏境夏人牧牛羊於境上蘭羶掠取之夏人怒欲攻之蘭羶懼力不敵因獻其地冀得戍兵以敵夏人范祥欲立奇功亟往城之蘭羶先世跨有九谷後浸衰僅保三谷餘悉爲他族所據青唐族最强據其鹽井曰獲利可市馬八匹蘭羶白祥此本我地亦乞漢家取之祥又多奪諸族地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二

七

以招弓箭手故青唐及諸族皆怒舉兵叛祥旣坐責黜張昇請棄古渭勿城夏人復來言古渭州本我地今朝廷置州於彼違誓詔帝遣傳求制置糧草專度其利害求言今棄勿城夏人必據其地更爲秦州患且曰得而棄之非所以強國威按蘭羶祖父皆受漢官其地非夏人所有明甚但當更名古渭寨不爲州以應誓詔耳卽召青唐等族酋諭以朝廷今築城實爲汝諸族守衛而汝數何也皆言官奪我鹽井及地我無以爲生求曰今不取汝鹽井及地則如何皆喜聽命遂罷兵求乃割其地四分之二以畀青唐等族卒城古渭始加蘭羶以爵

秩

資治通鑑後編卷六十二終

資治通鑑後編卷六十三

富陽夏氏校本

刑部尚書徐乾學編集

宋紀六十二

起昭陽大荒落八月盡闕逢
敦牂十月凡一年有三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皇祐五年八月丁酉朔詔民訴災傷而監司不受者聽

州軍以狀聞 丁未以通判潭州唐介為殿中侍御史

裏行知復州 戊申以知秦州文彥博為忠武節度使

知永興軍兼秦鳳路兵馬事始用孫抃言也 傳求言

古渭寨方發兵戍守不宜更易主將已酉命知青州張

昇復知秦州 庚申以知復州唐介為殿中侍御史充

言事御史遣內侍齎勅賜之介貶斥不二歲復召議者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三

一

謂天子優容言事之臣近古未有也 辛酉策試賢良

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寺太祝趙彥若彥若所對策疏

濶下有司考不中等而罷之先是制舉就祕閣試者凡

十八人有司獨取彥若於是又被黜去議者謂宰相陳

執中不由科第以進故陰諷有司專抑儒士非彥若實

不能也 壬戌詔今後每遇南郊以太祖太宗真宗並

配 九月庚午以東上閣門使錢晦知河中府帝戒曰

陝西兵方解民困久矣卿為朕愛民無縱酒作樂使人

謂為貴戚子弟晦頓首謝 乙酉御崇政殿召近臣宗

室臺諫官省府推判官觀新樂先是鐘律之音未洽古

法詔中書門下集兩制及太常禮官與知鐘律者考定

其當議者各安所習久而不決乃命諸家各作鐘律以

獻親臨視之然古者黃鐘爲萬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黃鐘至隋用黍累爲尺而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興因其聲以制樂其器無法而其聲猶不失於古五代之亂大樂淪散王朴始用尺定律而聲與器皆失之故太祖患其聲高特減一律至是又減半然太常樂比唐聲尤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三律帝雖勦勞制作未能得其當者有司失之於以尺生律也 庚寅以國子監直講胡瑗爲大理寺丞復勒停人阮逸爲戶部員外郎並以制鐘律成特遷之 壬辰罷三司提舉司句當公事官從宰臣陳執中所奏也 陳執中 肝置 冬十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戊戌徐州錄事參軍路盛追一官勒停盛馬斃怒廢人芻秣失時杖之令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三 二

抱石立五晝夜又杖之大理寺斷杖八十私罪帝以盛所爲苛暴貴畜而賤人特貶之 己亥判大宗正司允讓言宗室生子須五歲然後賜名受官毋得依長子例不限年從之 王子作鎮國神寶 丙辰御延和殿召輔臣觀指南車 丁巳以殿中侍御史唐介爲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介始入見無一言及遷謫帝曰聞卿遷謫以來未嘗有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介頓首謝後數論得失因言於帝曰臣繼今言不行必將固爭爭之急或更坐黜是臣重累陛下願聽解言職許之御史中丞孫抃奏留介或補諫署不報尋以爲開封府判官 詔以蝗旱令監司諭親民官上民間利害 甲子避神寶名改鎮國軍爲鎮潼軍 十一月丁卯朝享景靈

宮戊辰享太廟奉慈廟己巳合祭天地於圜丘大赦

先是張方平言王畿賦斂之重於是詔開封府諸縣兩稅務於原額上減三分永爲定式

丁丑加恩百官戊子放天下逋負

庚寅罷荆湖南路江南西路廣南東西路轉運判官

十二月丁酉廣西安撫使言捕獲儂智高母阿儂及智高弟智光子繼宗繼封詔護送京師

阿儂有智謀智高攻陷城邑多用其策僭號皇太后天

資慘毒嗜小兒每食必殺小兒智高敗走阿儂入保特

磨依其夫儂夏卿收殘眾約三千餘人習騎戰復欲入

寇余靖督部吏黃汾黃獻珪石鑑進士吳舜舉發峒兵

入特磨掩襲并智高弟子皆獲之

庚子張方平加翰林侍讀學士知秦州代張昇也初昇命部署劉渙討叛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三

三

羗渙逗遛不進昇奏以郭恩代之恩既多所斬馘渙疾

恩出己上遂誣奏恩所殺皆老稚朝廷疑焉故罷昇而

遣方平往帥亦徙渙京原方平力辭曰渙與昇有階級

今互言而兩罷帥不可訓也昇以故得不罷尋命方平

知滑州

癸丑詔入內侍省都知押班非年五十以上

上歷任無贓私罪勿除

戊午詔曰轉運之職本以澄

清官吏綏撫人民豈特事誅求以剝下乎有能盡歲入

以致增盈者留爲本路移用毋得進羨餘務寬民力以

稱朕懷

庚申以太常博士興國吳中復爲監察御史裏行用中丞孫抃薦也中復嘗知無爲縣有善政抃未始識其面卽奏爲臺官或問之抃曰昔人恥爲呈身御史今豈薦識而臺官也

考異張唐英政要以爲仁宗親問然政要多誤今不取辛

西契丹賀正巨使請觀廟樂帝以問宰相陳執中曰樂非祠享不作請以是告之樞密副使孫沔曰此可告而未能止也當告之曰廟樂之作以祖有功宗有德而歌詠之也使者能留與吾祭則可觀帝從之使者乃退

初賈昌朝建議漢唐都雍置輔郡內翼京師國朝都汴而近京諸郡皆屬他道制度不稱王畿請析京東之曹州京西之陳許鄭滑州并開封府摠四十二縣爲京畿帝納之壬戌詔以曹陳許鄭滑五州爲輔郡隸畿內置京畿轉運使五州各增鈐轄一員曹州更增都監一員留屯兵三千人以時教閱若出戍卽於開封府近縣或鄰州徙兵足之以王贇爲樞密直學士京畿水陸計度轉運使左司諫賈黯建言臣嘗讀隋史見所謂立民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三

四

社義倉者取之以時而藏之於民下足以備凶災而上實無所利焉願倣隋制詔天下州軍遇年穀豐熟立法勸課蓄積以備災卽下其說司農寺且命李兌與黯合議以聞乃下諸路度可否而以爲可行者纔四路餘或謂賦稅之外兩重供輸或謂恐招盜賊或謂已有常平足以贍給或謂置倉煩擾於是黯復上奏一一辨之然當時牽於眾論終不果行至和元年春正月辛未詔京師大寒民凍餒死者有司瘞葬之壬申碎通天犀和藥以療民病時京師大疫太醫進方內出犀牛角二支析而觀之其一通天犀也內侍李舜卿請留供帝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命碎之建寧留後楊景宗卒贈武安節度使兼太尉諡莊定景宗起徒

中以外戚故至顯官然暴戾所至爲人患使酒任氣知滑州嘗殿通判王述仆地帝深戒毋飲酒景宗雖書其戒坐右頃之輒復醉其奉使亦隨費無餘始宰相丁謂方盛築第敦教坊景宗爲役卒負土第中後謂敗帝以其第賜景宗居之三十年乃終 癸酉貴妃張氏薨初妃既受封冊寵日盛出入車御華楚頗侵后飾嘗議用紅織增兵衛數有司以一品青蓋奏兵衛准常儀帝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凡宮禁干請雖已賜可或輒中卻妃嬖幸少比然終不得紊政及薨帝悲悼不已謂左右曰昔者殿廬徼衛卒夜入宮妃挺身從別寢來衛又朕嘗禱雨宮中妃刺臂血書祝辭外皆不得聞宜有以追賚之入內押班石全彬探帝意請用后禮於皇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三

儀殿治喪諸宦者皆以爲可入內都知張惟吉獨言此事須翌日間宰相旣而判太常寺翰林學士承旨王拱宸知制誥王洙等皆附全彬議宰相陳執中不能正遂詔近臣宗室皆入奠於皇儀殿移班慰於殿東楹特輟視朝七日命參知政事劉沆爲監護使全彬及勾當御藥院劉保信爲監護都監凡過禮皆全彬與沆合謀處置而洙等奏行之 考異石全彬傳云王拱宸請治喪皇中不能正之遂詔近臣宗室皆入奠移班慰於殿東楹皆劉沆及洙與全彬合謀爲之 按張惟吉傳治喪皇儀殿宦者皆以爲可獨吉言此當問宰相然則言當問宰相者獨惟吉也全彬實與劉沆王洙等合謀又安得有此言而全彬傳乃據取以爲出自全彬今不取且如喪那得關學士院其實全彬所請也事下禮官而拱宸判太常寺遂與王洙等附會全彬議朝廷旣用禮官議故當時皆謂拱宸請之其實不是拱宸也拱宸特俯從石全彬初有司請依荆王故事輟視朝五日或欲更增日

請上裁乃增置七日殿中待御史酸棗呂景初言貴妃一品當輟朝三日禮官希旨使恩禮過荆王不可以示天下不報 丁丑追冊貴妃張氏爲皇后賜諡溫成先是御史中丞孫抃三奏請罷追冊不報初賜諡曰恭德樞密副使孫沔言太宗四后皆諡曰德從廟諡也今恭德之諡其法何從且張郭二后不聞有諡此雖禮官之罪實貽譏於陛下不可不改因改諡溫成抃及待御史毋濕殿中待御史俞希孟等皆求補外知雜事郭申錫請長告皆以言不用故也 禁京城樂一月己卯殯溫成皇后於皇儀殿之西階宰臣率百官詣殿門進名奉慰 壬午以溫成皇后薨遣官告太廟皇后廟奉慈廟

甲申宰臣梁適奉溫成皇后諡冊於皇儀殿百官詣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三

六

西上閣門進名奉慰是夕設警場於右掖門外帝宿於皇儀殿 乙酉帝成服於殿幄百官詣殿門進名奉慰是日殯溫成皇后於奉先寺輜車發引由右昇龍門出右掖門升大昇輦設遺奠先是詔樞密副使孫沔讀哀冊孫沔奏章穆皇后喪比葬行事皆兩制官今溫成追諡乃詔二府大臣行事不可於是執冊立帝前陳故事且曰以臣孫沔讀冊則可以樞密使讀冊則不可置冊而退宰相陳執中取而讀之既殯百官復詣西上閣門進名奉慰 戊子詔待制以下丁父母憂已聽解官行服今滿百日猶起復其罷之 癸巳延福宮使武信留後入內侍省都知王守忠罷延福宮使爲武信留後他毋得援例故事宦官未有眞爲留後者守忠介東宮

舊恩數求之帝亦欲從其請時高若訥爲樞密使持不可故止及是守忠疾復求爲節度使宰相梁適曰宦官不除眞刺史况眞節度使乎帝曰朕蓋嘗許守忠矣適曰臣今日備位宰相明日除一內臣爲節度使臣雖死有餘責御史中丞孫抃聞之亦奏疏力諫乃罷節度使不除然猶得眞爲留後言者方奏疏論列翌日守忠卒守忠謹愿細密故眷遇最厚方在疾告帝令用浮屠法集僧於其家凡四十九日爲之祈禳旣卒贈太尉昭德節度使諡安僖特給鹵簿以葬 二月丁酉詔禮院孝

惠孝章淑德章懷皇后章惠皇太后温成皇后皆立小忌先是有請立温成忌者直集賢院劉敞言太祖以來后廟四室陛下之妣也猶不立忌豈可以私昵之愛至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三

七

變古越禮乎於是并四后及章惠皆詔立忌樞密副使孫沔極陳其不可中丞孫抃累奏論列而禮院官亦以爲言皆不聽尋罷之 庚子詔治河堤民有疫死者蠲戶稅一年無戶稅者給其家錢三千 戊申太常博士史官檢討張芻落職監潭州稅先是芻爲禮官有詔立温成忌禮官列言其不可宰相患之或謂宰相曰芻獨主茲議也人皆不得已從之耳芻父太祝牧當任蜀官芻嘗奏章乞代其父且求知廣安軍執政謂曰故事史館檢討不爲外官若舍去此職則可往芻始謂必換職名及知弗得乃言父欲自行仍願留史館無何牧至京師復上書乞免入蜀宰相旣惡芻因追罪芻奏事前後異同而黜之其實欲絕禮官羣議借芻以警其餘耳

戊午詔乾元節度僧尼 己未以直史館張揆爲戶部副使 樞密副使孫沔數言追冊温成於禮不可且曰皆由佞臣贊茲過舉宰相陳執中等甚銜之沔不自安力求解職壬戌授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浙俗貴僧或縱婦女與交沔嚴察之杖配者甚眾 以三司使禮部侍郎田况爲樞密副使 三月樞密使彰德節度使同平章事王貽永數以疾求罷己巳罷爲景靈宮使加右僕射兼侍中仍詔特依宗室例歲賜在京公使錢五千緡其進奉聽如兩府例貽永性清謹寡言頗通書不爲聲伎之樂本朝外姻未有輔政者貽永在樞密僅十五年嘗秉權利歸第則杜門謝客迄今無過失人稱其謙靜慶厯間貽永位冠兩府楊懷敏自河朔入奏塘泊事欲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三 八

升黜者數十人兩府寮議宰相賈昌朝見懷敏爲興呼押班太傅懷敏稱說云云獨貽永怒謂曰押班如此騰到人太多寧謂穩便懷敏縮頸而退昌朝大慙龐籍吳育時爲樞密副使相謂曰常得此老發怒大是佳事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王德用爲樞密使 辛未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自今三歲一代之壬申置提點京畿刑獄官以度支員外郎蔡挺爲之乙亥司天監言四月朔日當食 庚辰德音改元降天下死罪一等流以下釋之 癸未易服避正殿減常膳夏四月甲午朔日有食之遣官祀社以救日是日雷雨至申時見所食九分之餘丙申宰相率百官以日食不及算分拜表稱賀 戊戌詔三司鑄至和元寶錢

辛丑御正殿復常膳

祥源觀火

先是知制誥胡宿

言臣竊以國家乘火而王火於五行其神屬禮古者祭天神無二主禮專一配所以奉天帝之尊明不敢瀆三代兩漢之盛莫之敢易唐初始有兼配之事垂拱中禮官希旨郊邱諸祀遂有三祖同配之禮開元十一年明皇親享圜丘禮官建議遂罷三祖同配此外未有三祖同配之禮國家至道三年詔書親郊圜丘以太祖太宗並配陛下卽位景祐二年詔禮官詳案典禮辨崇配之序詔書節文自今以往太祖定配二宗迭侑去年八月八日詔書今次南郊三聖並侑後次卻依舊禮未踰旬日復有今後每遇南郊三聖並侑之詔竊尋詔旨先後不同臣愚欲望今後南郊且依去年八月八日詔書及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三

九

景祐二年禮官所定太祖定配之典追寢去年每遇南

郊三聖並侑之詔告謝天地以順火性不報

李燾曰按胡宗愈作

宿行狀云宿因旱災奏章未幾祥源觀火乃下宿章禮官以郊廟事重未敢議宿復上章始從之然實錄都不見此其後嘉祐六年正月罷三聖並侑蓋五月乙亥用楊敞議也今姑附宿章於祥源火之後

以馬軍副都指揮使昭信留後張茂實爲寧遠節度使使知潞州茂實之母微旣生茂實入宮乳悼獻太子茂

實方襁褓眞宗以付內侍張景宗曰此兒貌厚汝養視之景宗遂以爲子於是開封民繁用扣茂實馬首言茂

實乃眞宗子茂實執以聞事下開封府用蓋病狂易事旣明言者以嫌請罷茂實兵柄帝察其無他故擢節度

使出守用坐配竇州牢城己丑客星出天關之東南可數寸嘉祐元年三月乃沒壬辰太白晝見六月乙未詔益

州路鈐轄司應蠻人出入處皆預擇人爲備禦時黎州言儂智高自廣源州遁入雲南故也 癸丑殿中侍御史裏行吳中復上殿彈宰相梁適奸邪帝曰近馬遵亦有彈疏且言唐室自天寶而後治亂分何也中復對曰明皇初任姚崇宋璟張九齡爲宰相遂致太平及李林甫用事紀綱大壞治亂於此分矣雖威福在於人主然治亂要在輔臣帝曰朕每進用大臣未嘗不采天下公議所歸顧知人亦未易耳遵樂平人也 甲寅出內藏庫絹五十萬緡錢三十萬下河北助糴軍儲 秋七月甲子詔刊修唐書官宋祁編修官范鎮等速上所修唐書 丁卯以端明殿學士給事中知益州程戡參知政事 禮院言奉詔參定卽溫成皇后舊宅立廟及四時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三

十

享祀之制檢詳國朝孝惠皇后太祖嫡配止卽陵所置祠殿以安神主四時惟設常饌無薦享之禮今溫成皇后宜就葬所立祠殿參酌孝惠故事施行仍請題葬所曰溫成皇后園從之 戊辰禮部侍郎平章事梁適罷以本官知鄭州先是殿中侍御史馬遵等彈適奸邪貪黷任情徇私且勿戢子弟不宜久居重位適表乞與遵等辨遵等卽疏言光祿少卿向傳師前淮南轉運使張可久嘗以贓廢乃授左曹郎中又留豪民郭秉在家賣買奏與恩澤張揆還自益州賂適得三司副使故王逵於文德殿延厲聲言空手冷面如何得好差遣中丞孫抃亦言適爲宰相上不能持平權衡下不能訓督子弟言事官數論奏未嘗一報可非罷適無以慰清議帝不

得已乃罷之

己巳殿中侍御史馬遵知宣州呂景初

通判江寧府殿中侍御史裏行吳中復通判虔州梁適
之得政也中官有力焉及馬遵等彈適左右或言御史
摭拾宰相自今誰敢當其任者適既罷左右欲并遵等
去之始遵等言鹽鐵判官李虞卿嘗推案茶賈李士宗
負貼納錢十四萬緡法當倍輸而士宗與司門員外郎
劉宗孟其商販宗孟與適連親適遽出虞卿提點陝西
刑獄下開封府鞫其事宗孟實未嘗與士宗共商販且
非適親遵等皆坐是黜而中復又落裏行知制誥蔡襄
以三人者無罪繳還詞頭改付他舍人亦莫敢當者遂
用熟狀降勅虞卿昌齡子也

考異梁適因中官得相此
據碧雲駝他書並無之然
適嘗使石全彬訴狄青等賞薄而青遂爲樞密使
則適固交結中官者也碧雲駝所載或亦適當

御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三

十一

史中丞孫抃言臣等昨論列宰相梁適事今日風聞呂
景初以下並議譴責臣詳觀朝旨必是奸人以巧言移
人主意遂使邪正曲直瀆然倒置况威賞二柄帝王之
權古先聖人尤所謹重今梁適內恃私邪外恃勢力重
輕高下皆在其手嗟怨之聲騰沸中外陛下底而不問
臣恐緣此之後朝廷事事盡由柄臣臺諫之官噤口結
舌畏不敢言陛下深居九重何從而知之臣居風憲之
長既不能警察權臣致令放縱私狗又不能防閑奸人
致令惑誤聖聽臣之罪多矣乞陛下奪臣官爵竄臣遠
方以謝天下公議又言臣前與郭申錫等全臺上殿論
列朝廷事陛下亦優容不罪今止言梁適遽有此行謹
顯是犯天子之顏者其過輕言宰相之事者其過重廟

堂謀議重輕之際理宜然耶方今幅員數萬里生齒至夥治亂安危之要係執政數人而已既有過咎臺官不得言諫署不得奏朝廷其如何哉伏望陛下念祖宗大業而謹重之無使威賞二柄盡假於下又累奏乞召還遵等皆不報翰林學士胡宿因召對乞留馬遵等退又上言剛猛御史自古難得近日謫見未息奸宄須防古人有言猛虎在深山藜藿爲之不採言猶直臣在朝小人逃避也臣欲乞降旨留三御史在朝以警奸邪亦不報以權知開封府龍圖閣直學士呂公弼爲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先是帝每念呂夷簡聞公弼有才書其名於殿柱公弼奏事帝目送之語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既召程戡入輔因使公弼代戡公弼固辭乃復授龍圖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三

三

閣直學士同羣收使 甲戌以知滑州張方平爲戶部侍郎知益州 戊子以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歐陽修知同州先是修守南京以母憂去除服入見帝惻然憐修髮白問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命判吏部流內銓小人恐修復用乃僞爲修奏乞汰內侍挾恩令爲奸利者宦官忿怨陰求所以中修者會選人張洎胡宗堯例改京官宗堯前任常州推官知州以官舟假人宗堯連坐及引對修奏宗堯所坐薄且更赦去官於法當遷讓者因是言宗堯翰林學士宿子故修特庇之奪人主權修坐是出修在銓曹未狹旬也 八月癸巳以判吏部南曹吳充同知太常禮院同判吏部南曹馮京同判登聞鼓院二人皆以胡宗堯故易任充上疏爲歐

陽修辨不報

出內藏庫錢二百萬緡令入內供奉官

張茂則置司以市河北入中軍糧鈔先是上封者言河北入中軍糧京師給還緡錢絀絹商人以算請久未能得其鈔每百千止鬻六十千今若出內藏庫錢二百萬緡量增價收市之歲可得遺利五十萬帝以爲然故委茂則幹其事旣而知諫院范鎮言內藏庫權貨務同是國家之物豈有權貨務固欲滯商人算鈔而令內藏庫乘賤以買之與民爭利傷體壞法莫此爲甚帝是鎮言遽罷之 甲午以知制誥賈黯權判吏部流內銓時承平日久百官職業皆有常憲樂於因循銓衡徒文書備具而已黯始欲以風義整救其弊益州推官桑澤在蜀三年不知其父死後代還應格當遷投牒自陳人皆知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三

三

其嘗喪父莫肯爲作文書澤知不可乃去發喪制服以不得家問爲解澤旣除喪求磨勘黯以爲澤三年不與其父通問使澤雖非匿喪猶爲不孝也言之於朝澤坐廢歸田里不齒終身晉州推官李亢故嘗入錢得官已而有私罪默自引去匿所得官以白衣應舉及第積十年當磨勘乃自首言其初事黯以爲此律所謂罔冒也奏罷之奪其勞考 丁酉詔前代帝王後嘗仕本朝官入品以下其祖父母妻子犯流以下罪聽贖未仕而嘗受朝廷賜者所犯非凶惡亦聽贖 丙午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劉沆依前官平章事 以集賢殿大學士知鄭州梁適爲觀文殿大學士知秦州御史中丞孫抃再疏言舊相不當臨邊不報初古渭寨爲番部所擾及益兵

拒守而他族多驚疑適具牛酒召其酋長默羅多尼等

撫定之罷所益兵終適之去蕃部不為寇考異碧雲殿

大學士由內降按舊相為觀文殿大學士非言適觀文殿

知宣州殿中侍御史馬遵為京東轉運使通判江寧府

殿中侍御史呂景初知衢州通判虔州主客員外郎吳

中復知池州初歐陽修罷判流內銓吳充馮京罷判

南曹知諫院范鎮言銓曹承禁中批旨疑則奏稟此有

司之常也今讒人以為撓權竊恐上下更相疑畏誰敢

復論是非請出言者主名正其罪復修等職任言之至

再帝意乃解而宰臣劉沆亦請留修戊申命修刊修唐

書詔學士院自今當宿學士以故請告者令以次遞

宿前一夕命劉沆為宰相召當宿學士楊偉草麻不至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三

酉

乃更自外召趙槩草之故有是詔戊午知制誥賈黯

言陛下日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讀經史其咨訪之際動

關政體而史臣不得預聞臣竊惜之欲乞令修起居注

官入侍閣中事有可書隨即紀錄從之賜坐於御坐西

南詔自今將相遷拜見辭之禮令閣門以故事舉行從

知制誥韓絳言也九月辛酉朔以權三司使翰林學

士知制誥楊察為戶部侍郎提舉集禧館事內侍楊永

德建請於蔡洸河置水遞舖察條其不便罷之永德毀

察於帝三司有獄辭連衛士皇城司不即遣而有詔移

開封府鞫之察由是乞罷帝從其請知諫院范鎮言外

議皆謂察近因點檢內衣庫積尺羅帛及建水遞舖非

便內藏庫不當買交鈔香場人吏取乞錢物皇城司占

護親從官不以付外勘鞫此等事皆是害政傷理之大者三司義當論列而讒邪小人多方沮毀使其請解使權朝廷因遂其請臣竊爲陛下惜之夫邪正之辨治亂之所繫也不可不審陛下以察之所陳是耶非耶以爲是則宜使察主大計以塞奸倖之路以爲非則不當改官使自暇逸累日以來日色不光天氣沉陰欲雨而不雨此邪人用事之應而忠良之情不得上通也陛下宜以察所爭四事下中書樞密大臣詳正是非付有司依公施行復察所任庶幾上應天變下塞人言殿中侍御史西安趙抃亦言察若有罪不當更轉官資若本無罪不當遽罷乞令依舊職局追還新命不報抃爲御史彈劾不避權倖時號鐵面御史先是鹽鐵判官王鼎爲淮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三

七

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永德請治汴置舖挽漕舟歲可省卒六萬鼎議以爲不可永德橫滑執政重違其奏乃令三司判官一員將永德就鼎議發入難永德不能復鼎因疏言陛下幸用臣不宜過聽小人妄有所改以誤國計於是永德言不用居二年遂以爲使前使者多漁市南方物因奏計京師持遺權貴鼎一無所市獨悉意精吏事事無大小必出於己凡調發綱吏度漕路遠近定先後爲成法於是勞逸均吏不能爲輕重官舟禁私載舟兵無以自給則盜官米爲奸有能居販自贖者市人持以法不肯償所逋鼎爲移州縣督償之舟人有以自給不爲奸而所運米未嘗不足也以殿中丞王安石爲羣牧判官安石力辭召試有詔與在京差遣

及除羣牧判官安石猶力辭歐陽修諭之乃就職館閣校勘沈康詣宰相陳執中求爲羣牧判官執中曰安石辭讓召試故朝廷優與差遣且朝廷設館閣以待天下賢才亦當以德讓爲先而乃爭奪如此公視安石顏何厚也康慙沮而退 癸亥起居舍人知制誥呂溱工部郎中知制誥兼侍講史館修撰王洙並爲翰林學士故事翰林學士六員時楊察趙槩楊偉胡宿歐陽修並爲學士於是察加承旨溱及洙復同除學士洙蓋第七員也溫成皇后之喪洙鈎摭非禮與石全彬附會時事陳執中劉沆在中書喜其助己故員外擢洙議者非之甲子以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吳奎劉敞並知制誥仍以敞爲右正言陳執中言奎敞修注未一月不應驟遷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三

去

帝不聽曰此豈計算日月耶謝曰帝面諭以外間事不便有聞當一一語朕也 丙寅翰林學士王洙上周禮禮器圖先是洙讀周禮帝命畫車服冠冕籩豆簠簋之制及是圖成上之 樞密副使王堯臣務裁抑僥倖於是封府揭榜募告者賞錢二千緡 己巳邇英閣講周禮大荒大札則薄征緩刑楊安國曰所謂緩刑者乃過誤之民耳當歲歉則赦之憫其窮也今眾持兵仗劫糧廩一切寬之恐不足以禁姦帝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也一遇飢饉州縣不能存恤餓殍所迫遂致爲盜又捕而殺之不亦甚乎 乙亥契丹遣蕭德吳湛來告與夏國平且言通好五十年契丹主思南朝皇帝無由一會見

嘗遣耶律防來使竊畫帝容貌曾未得其真欲交馳畫

象庶瞻覲以紓兄弟之情德等又乞親進本國酒饌不

許考異交馳畫象朝廷多有議論趙抃疏其一也蘇頌

不然卒許之張唐英政要云遼後得丁丑詔開封府

自今凡決大辟囚並覆奏之初開封府言得樞密院劄

子軍人犯大辟無可疑者更不以聞其百姓則未有明

文帝重人命至是軍人亦令覆奏 辛巳以三司使王

拱辰爲回謝契丹使德州刺史李珣副之拱辰見契丹

主於混同江設宴垂釣每得魚必親酌拱辰酒又親鼓

琵琶侑之謂其相劉六符曰南朝少年狀元入翰林十

五年矣吾故厚待之 癸未禮院言温成皇后葬所請

稱温成皇后園陵從之乙酉温成皇后改殯帝不御前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三

七

後殿百官進名奉慰御史中丞孫抃率其屬言劉沆旣

爲宰相不當領温成皇后監護使且言立廟建陵皆非

禮章累上不報因相與請對固爭不能得抃伏地不起

帝爲改容遣之考異臺官諫宰相護喪實錄止載孫抃

爲殿中侍御史亦同論列實錄遺己丑太白晝見

冬十月辛卯朔太白晝見 壬辰詔士庶之家嘗更

傭僱之人自今毋得與主人同居親爲昏違者離之

丁酉葬温成皇后帝御西樓望柩以送自製挽歌詞宰

相率百官進名奉慰知諫院范鎮言太常議温成皇后

葬禮前謂之温成園後謂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

使後爲園陵使如聞此議皆出禮官前日是則今日非

今日是則前日非必有一非於此矣夫此禮典素定不

可輕變者議論異同如此是爲禮官而以禮自舞也古者法吏無法而今世禮官舞禮若不加詰問恐朝廷典章寢壞而不可救乞下臣章劾禮官前後異狀以正中外之惑不報鎮又請葬温成皇后罷焚瘞錦繡珠玉以舒國用從之先是都官員外郎燕度諫議州峽選人遭父母喪須代者至然後聽去官知制誥同判流內銓衡劉敞言此非所以全人之孝也辛丑詔自今並聽奔喪敞嘗建議曰臣竊見舊制官自三司副使以上及班行使臣不論高低遭父母喪者例皆百日公除孝子雖有私慕之心逼於王命不得遂行此誠傷教害禮無取於今臣伏以三年之喪遍於天下以義制恩古人有之自謂身在軍旅躬備金革者不敢以私事辭王事耳

俸其餘京朝官班行使臣與給半俸以明朝廷篤于禮而厚於教也乞與近臣商量可否又言陛下幸加恩令諸近臣得爲親服三年又不奪其俸以救人子匍匐之哀至仁至惠不可尙矣然常參京朝官班行使臣猶不用此令臣以爲名位不同尊親一也苟取周急不宜分別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惟陛下留意考異李燾曰慶曆二年七月聽三司副使以上月七年九月丙午温成皇后神主入廟丙辰以太常少卿周湛爲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湛入辭帝論曰朝廷遴選此職不可陰致苞苴於京師湛惶恐對曰臣蒙聖訓不敢苟附權要以進身也戊午幸城北砲場觀發砲宴從臣賜衛士緡錢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三

九

資治通鑑後編卷六十三終

資治通鑑後編卷六十四

富陽夏氏校本

刑部尚書徐乾學編集

宋紀六十四

起開禧十一月凡十一月盡十一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帝

至和元年十一月辛酉降同知太常禮院吳充知高郵軍太常寺太祝鞠真卿知淮陽軍禮院故事常須為印狀列署眾銜或非時中旨訪問不暇漏白禮官則白判寺一人書填印狀通進施行及追贈温成皇后日有中旨訪問禮典判寺王洙兼判少府監解舍最近故吏多以事白洙洙常希望上旨以意裁定填印狀進內事既施行而論者皆責禮官禮官無以自明乃召禮直官戒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四 一

曰自今凡朝廷訪問禮典稍大無得輒以印狀申發仍責取知委後數日有詔問温成皇后應如他廟用樂舞否禮直官李直以事白洙洙即填印狀奏云當用樂舞事下禮院充真卿怒即牒送直於開封府使按其罪洙抱案卷以示知府事蔡襄曰印狀行之久矣禮直官何罪襄患之乃復牒送直於禮院禮院吏相率逃去殿中侍御史趙抃奏蔡襄不按治禮直官罪畏懦觀望執政以為充教抃上言又禮直官日在温成葬所訴於內臣云欲送開封府按罪者充與真卿俱補外抃及諫官范鎮繫檢禮生各贖銅八斤充真卿俱補外抃及諫官范鎮等皆言充等無罪不當降黜不報 甲子出太廟禘祫時享及温成皇后樂章肆於太常 御史中丞孫抃言

西川屢奏儂智高收殘兵入大理國謀寇黎雅二州請
下知益州張方平先事經制以安蜀人從之 乙丑太
常丞同修起居注馮京落同修起居注時臺諫爭言吳
充鞠真卿不當補外京最後上疏言愈切宰相劉沆怒
請出京知濠州帝曰京何罪然猶落修注臺諫又爭言
京不當奪職請復之不報 丙寅徙淮南江浙荆湖制
置發運使許元知揚州元在江淮十三年以聚斂刻剝
爲能急於進取多聚珍奇以賂遺京師權貴尤爲王堯
臣所知在眞州衣冠之求官舟者日數十輩元視勢家
要族立推巨艦與之小官憚獨伺候歲月有不能得人
以是憤怨而元自謂當然無所愧憚 己巳秦鳳經略
安撫司言城秦州古渭寨畢工初築城費百萬緡其後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四

二

留兵戍守每歲費十萬緡 辛巳詔宰相劉沆子太常
寺太祝瑾令學士院召試館職温成皇后旣葬賜后閣
中金器數百兩沆力辭而爲瑾請之 壬午以入內押
班石全彬爲入內副都知知制誥劉敞封還詞頭奏曰
全彬昨已有制旨除宮苑使利州觀察使未及三日復
換此命朝令夕改古人所非臣雖鄙賤實惜此體不敢
輒撰誥詞從之後三月全彬卒爲入內副都知 丙戌
詔宗正寺故事屬籍十年一修今雖及八年而宗支蕃
衍其增修之 知制誥劉敞言臣昨聞吳充出外馮京
落職將謂其所行實有過當所言實有不可是以觸
忤聖意不蒙矜恕及於延和殿奏事面奏宣諭充乃是
振職京意亦無他中書惡其太直不與含容臣竊驚駭

不覺憤咽前古以來惟有人主不能容受直言或致竄
謫臣下今陛下慈聖好諫寬大如此不知中書何故不
務將順聖德之美須要排逐言者又言臣前論吳充馮
京謫官而蒙宣諭本末臣卽言若如此則是大臣蔽君
之明專君之權而擅作威福也必恐感動陰陽有地震
日食風霧之異今臣竊聞鎮戎軍地震一夕三發去臣
所言五日之內耳又京師雪後昏霧累日復多風埃太
陽黃濁此皆變異之可戒懼者也臣所以先知必然者
按五行志云臣事雖正專之必震況其不正乎又尙書
洪範蒙常風若而京房易傳臣之蔽君則蒙氣起臣以
此數者合之故知必有異也陛下宜深究天地之意收
攬威權無使聰明蔽塞法令不行則足以消伏災異矣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四

三

十二月庚子翰林學士王洙直集賢院掌禹錫上皇
祐方域繪圖知并州韓琦以疾奏乞太醫齊士明翰
林醫官言士明當診御脈不可遣帝立命內侍竇昭押
士明往視之丙午詔司天監天文算術官毋得出入
臣僚家丁未殿中丞直祕閣司馬光上古文孝經詔
送祕閣己酉如京使果州團練使入內都知張惟吉
卒贈保順軍節度使謚忠安惟吉任事久頗見親信而
言弗阿徇溫成治喪皇儀殿宰相旣導諛惟吉爭不能
得至頓足泣下殿中侍御史趙抃言宰相陳執中本
家捶撻女奴迎兒致死一云執中親行杖楚以致斃踏
一云嬖妾阿張酷虐歐殺臣謂二者有一於此執中不
能無罪若女使本有過犯自當送官斷遣豈宜肆匹夫

之暴失大臣之體違朝廷之法立私門之威若女使果
為阿張所殺自當禽付所司以正典刑豈宜不恤人言
公為之庇夫正家而天下定執中家不克正陛下倚以
望天下之治定是猶卻行而求前何可得也執中亦自
請置獄已而有詔罷獄臺官皆謂不可翰林學士歐陽
修亦以為言逮執中去位言者乃止 甲寅以益州布
衣章營為本州助教營雙流人通經術善屬文性澹泊
屏居林泉以養生治氣為事尤深於太元著發隱三篇
講疏四十五卷田況上其發隱特錄之營辭不拜嘉祐
十一月賜 丙辰睦州防禦使宗諤上所撰太平盤維
錄降敕褒諭 帝春秋高未有繼嗣皇祐末太常博士
張述上書請遴選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四

四

俾內外知聖心有所屬則天下大幸是歲復上疏言嗣
不早定則有一旦之憂而貽萬世之患歷觀前世事出
倉猝則或宮闈出令或宦官主謀或奸臣首議貪孩孺
以久其政冀暗昧以竊其權安危之機發於頃刻而朝
議恬不為計豈不危哉述前後七上疏最後語尤激切
帝終不以為罪述小溪人也 考異李壽曰皇祐五年仁
五年上傳云 是歲融州大邱洞蠻楊光朝內附 皇祐五年仁
皇祐中誤也 年春正月戊辰邕州言蘇茂州蠻內寇詔廣西發兵討
之 辛未幸奉先資福禪院謁宣祖神御殿先是議者
謂帝特行此禮因欲致奠温成陵廟御史中丞孫抃言
陛下臨御以來未嘗朝謁祖宗山陵今若以温成故特
行此禮虧損聖德莫此為大翰林學士歐陽修亦論讞

帝從之不復至温成陵廟 丁亥觀文殿大學士兵部尚書晏殊病寢劇乘輿將往視之卽馳奏曰臣老病行愈矣不足爲陛下憂已而卒帝雖臨奠以不視疾爲恨特罷朝二日贈司空兼侍中諡元獻既葬篆其碑首曰舊學之碑殊剛峻簡率雖早貴然奉養清儉累典州吏民畏其狷急善知人如孔道輔范仲淹皆出其門而富弼楊察皆其壻也 初命張方平知益州未至而程勘已先入爲參知政事轉運使高良夫攝守事時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良夫聞之亟移兵屯邊郡益調額外弓手發民築城日夜不得休息民大驚擾詔促方平行且許以便宜從事方平行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險不通其間皆雜種不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四

五

相役屬安能舉兵與智高爲寇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仗輒遣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我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所調兵散遣弓手罷築城之役會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人心稍定已而得邛部川譯人始爲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於湖南蜀人遂安 二月壬辰以汾州團練使推官郭固爲衛尉寺丞知并州韓琦言固嘗造車陳法其車前銳後方上置七槍以爲前後二拒可用於平川之地一則臨陳以折奔衝二則下營以爲寨腳今令固自齎車式詣闕進呈旣試用之而有是命 廣州司理參軍陳仲約誤入人罪死有司當仲約公罪應贖帝謂知審刑院張揆曰死者不可復生而獄吏雖暫廢他日復得敘官

可不重其罰耶癸巳詔仲約特勒停會赦不許敘用
給事中崔暉受詔按治陳執中縱嬖妾殺婢事暉以爲
執中自以婢不恪笞之死非嬖妾殺之頗左右執中甲
午授暉龍圖閣待制知慶州 庚子殿中侍御史趙抃
言臣嘗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措置顛倒引用邪佞
招延卜祝私讐嫌隙排斥良善狠愎任情家聲狼籍八
事伏恐陛下猶以臣言爲虛至今多日未賜省納臣若
不概舉一二明白條陳卽是負陛下耳目澄察之任又
得憲臺瘼官失職之罪臣不忍爲也去年春正以後制
度禮法率多非宜蓋執中不知典故惟務阿諛敗壞國
體又翰林學士素有定制執中愚暗自用遂除至七員
此執中空疏宜罷免者一也執中賞罰在手率意卷舒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四

六

如劉湜自江寧府移知廣州烟瘴之地而待制之職仍
舊及向傳式自南京移知江寧府近便之任乃轉傳式
龍圖閣直學士又吳充鞠眞卿摘發禮院生代署文字
等事人吏則贖金免決充眞卿並降軍壘此執中繆戾
宜罷免者二也館閣清官豈容纖巧而執中樹恩私黨
如崔暉非次除給事中知鄭州旣罷而給事中不奪故
暉治執中之獄依違中罷以酬私恩又執中嘗寄嬖人
於周豫之家而豫奸諂受知執中遂舉豫召試館職此
執中朋附宜罷免者三也執中之門未嘗待一俊傑禮
一才能所與語者苗達劉祐劉希叟之徒所預坐者普
元李寧程惟象之輩且處台鼎之重測候災變窮占吉
凶意將奚爲此執中頗僻宜罷免者四也邵必知常州

日誥誤決人徒刑既自舉覺復會赦宥又該去官遷官
執中素惡必乃罷必開封府推官落館職降充邵武軍
監當後有汀州石民英勸入使臣犯賊杖脊黥面配廣
南牢城本家訴雪悉是虛枉卻只降民英差遣以邵必
比之民英則民英所犯重而斷罪反輕邵必所犯輕而
斷罪反重此執中舞法宜罷免者五也呂景初馬遵吳
中復彈奏梁適既得罪出知鄭州呂景初輩隨又逐去
有行將及我之語馮京疏言吳充鞠真卿刁約不當以
無罪黜充等尋押發出門又落京修起居注使朝廷有
罪忠拒諫之名此執中嫉賢宜罷免者六也女奴迎兒
才十三歲既累行箠撻從嬖人阿張之言窮冬裸凍封
縛手腕絕其飲食幽囚扁鎖遂致斃踏又海棠者因阿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四

七

張決打逼脅遍身痕傷既而自縊後來又女使一名髡
髮杖背自經不殊亦係開封府施行凡一月之內殘忍
事發者三名前後幽冤聞固不少此執中酷虐宜罷免
者七也執中帷薄醜穢門閭混淆放縱嬖人信任胥吏
而又身貴室富藏鏹巨萬視姻族輩如行路人雖甚貧
窘不一毫賑卹此執中鄙惡宜罷免者八也今執中有
是可罷免者八奈何不識廉恥而欲居廟堂之上願陛
下爲社稷生靈計正執中之罪早賜降黜尋有詔邵必
復職知高郵軍吳充鞠真卿刁約呂景初馬遵召還馮
京候修注有闕吳中復候臺官有闕並牽復 甲辰殿
中侍御史趙抃言臣近累次彈奏乞正宰臣陳執中之
罪未蒙施行風聞同知諫院范鎮妄行營救伏望陛下

開日月之明判忠邪之路取內外之公議立朝廷之大法則天下幸甚

先是知諫院范鎮言其時今附見趙

棟劾去年十二月熒惑犯房上相未幾陳執中家決殺

婢使議者以爲天變應此臣竊謂爲不然執中再入相

未及二年變祖宗大樂墮朝廷典故緣葬事除宰相除

翰林學士除觀察使其餘僭賞不可悉紀自陛下罷內

降五六年來政事清明近日稍復奉行至有侍從臣寮

之子亦求內降內臣無名超資改轉月須數人又今天

下民困正爲兵多而益兵不已執中身爲首相義當論

執而因循苟簡曾不建言天變之發實爲此事陛下釋

此不問御史又專治其私捨大責細臣恐雖退執中未

當天變乞以臣章宣示執中宣示御史然後降付學士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四

八

草詔使天下之人知陛下退大臣不以家事而以其職
事後來執政不敢恤其家事而盡心於陛下職事至是
鎮又言御史以諫院不論奏陳執中家事乞加罪諫官
臣聞執中上奏女使有過指揮決杖因風致死而外議
謂阿張決死臣再三思維就使阿張下獄自承非執中
指揮有司亦未可結案須執中證辨乃是爲一婢子令
宰相下獄國體亦似未便所以不敢雷同上言然臣有
不言之罪二而御史不知初朝廷爲禮直官逐禮官而
臣再奏論列以正上下之分及爲一婢子因辱宰相而
臣反無一言臣之罪一也臣不及眾議未定時辨理執
中至執中去勢已決始入文字臣之罪二也臣雖不雷
同以存國體一事不足以贖二罪乞以臣章下御史臺

勝於朝堂使士大夫知臣之罪臣雖就死無所憾也
乙巳以觀文殿學士戶部侍郎知河陽富弼爲宣徽南
院使判并州 丙午徙知并州武康軍節度使韓琦知
相州琦以疾自請也先是潘美帥河東避寇鈔爲己累
令民內徙空塞下不耕號禁地而忻代州寧化火山軍
廢田甚廣歐陽修嘗奏乞耕之詔范仲淹相視請如修
奏尋爲明鎬阻撓不得行及琦至遣人行視曰此皆我
腴田民居舊迹猶存今不耕適留以資敵後且皆爲敵
有矣遂奏代州寧化軍宜如岢嵐軍例距北界十里爲
禁地餘則募弓箭手居之會琦去卽詔罷議請如琦奏
凡得戶四千墾地九千六百頃 初翰林學士呂溱上
疏論陳執中外雖強項內實奸邪又歷數其過惡十餘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四

九

事帝還其疏溱進曰若止用口陳是陰中大臣也請付
執中令自辨於是溱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徐州辭曰特
賜宴資善堂遣使諭曰此會特爲卿設可盡醉也仍詔
自今由經筵出者亦如例 宰臣劉沆言面奉德音凡
傳宣內降其當行者自依法律賞罰外餘令二府與所
屬官司執奏蓋欲杜請託僥倖之路也因陳三弊一曰
近臣保薦官吏之弊二曰近臣陳句親屬之弊三曰敘
勞干進之弊願詔中書樞密凡三事毋得用例餘聽如
舊事旣施行而眾頗不悅未幾復故 乙卯流內銓引
對前雍邱縣主簿陳琪改京官帝謂判銓賈黯曰琪雖
無他過而歷三任皆因緣陳乞不由有司奏擬琪乃龐
籍文壻今保薦多至二十四人得非專欲諂附大臣故

爾耶且與幕職官知縣琪鹽鐵副使泊之子也 知諫
院范鎮等言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凡換
七人河北諸州大率如此欲望兵馬練習固不可得伏
見雄州馬懷德恩州劉煥冀州王德恭皆有材勇智慮
可責以辦治乞令久任從之 三月丁卯詔修起居注
自今每御邇英閣立於講讀官之次初賈黯請左右史
入閣記事帝賜坐於御榻西南至是修起居注石易休
言恐上時有宣諭咨訪而坐遠不悉聞因令立侍焉
丙子詔封孔子後爲衍聖公初太常博士祖無擇言文
宣王四十七代孫孔宗愿襲封文宣公按前史孔子之
後襲封者在漢魏曰褒成褒宗尊聖在晉宋曰奉聖後
魏曰崇聖北齊曰恭聖後周及隋並封以鄒國公唐初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四

十

曰褒聖開元初始追謚孔子爲文宣王又以其後爲文
宣公然祖謚不可加後嗣乞詔有司更定美號乃下兩
制定議更封宗愿而令世襲焉考異長編在丁卯今依宋史作丙子翰
林學士羣牧司楊偉等言判官殿中丞王安石文行頗
高乞除職名中書檢會安石累召試不赴詔特授集賢
校理安石又固辭不拜 癸未以權知開封府蔡襄爲
樞密直學士知泉州以母老自請也襄工筆札帝尤愛
之御製李用和碑文詔使襄書後又敕襄書温成皇后
父親河郡王碑襄曰此待詔職也卒辭之 丙戌邇英
閣王洙講周官典瑞含玉帝曰若使人用此而骨不朽
豈如功名之不朽哉 丁亥知審刑院張揆言知虢州
周日宣妄言澗水衝注城郭當坐不實之罪帝曰州郡

多奏祥瑞至水旱之災或抑而不聞今守臣自陳墊壤官私廬舍意亦在民當恕其罪也翰林學士歐陽修言朝廷欲俟秋興大役塞商胡開橫隴回大河於故道夫動大眾必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於其終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可無悔往年河決商胡執政之臣不審計慮遽謀修塞凡科配梢菱一千八百萬騷動六路百餘州軍官吏催驅急若星火虛費民財爲國歛怨今又聞復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眾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至春半天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靜賑卹之猶恐民起爲盜況於兩路聚大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四

十一

眾興大役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七八九數年以來稍稍歸復而物力未充又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將踰春暮粟未布種農心焦勞所向無望若別路差夫又遠者難爲赴役一出諸近則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往年議塞滑州決河儲積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始能興役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一大役也鑿橫隴開久廢之故道又一大役也自橫隴至海千餘里埽岸久已廢頓須興緝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大役尙須數年今粹興三大役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未必可開縣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因水之流

疏而就下水患乃息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幹而回注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隴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又數歲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宜速止罷用安人心是月以旱除畿內民逋租及去年秋逋稅罷營繕諸役詔中外咸言得失龐籍密疏曰太子天下本今陛下春秋固方盛然太子不豫建使四方無所係心願擇宗室之宜爲嗣者早決之羣情旣安則災異可塞矣夏四月丙申上封者言有蔭子孫犯杖以上私罪情理重者令州縣批所犯於用蔭官誥之後若三犯奏聽裁從之宰臣陳執中初爲御史所劾卽家居待罪不敢出庚戌復入中書視事己亥契丹遣使賀乾元節以其主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四

七

之命持本國三世畫像來求御容辛亥罷諸路里正衙前先是知并州韓琦言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自兵興以來殘剝尤甚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苟脫溝壑之患殊可痛傷自今罷差里正衙前只差鄉戶衙前令於一縣諸鄉中第一等選一戶物力最高者爲之於是下京畿河北河東陝西京西轉運使相度利害皆謂如琦所議便又知制誥韓絳言臣嘗安撫江南東西路見兩路衙前應役不均請行鄉戶五則之法又知制誥蔡襄言臣嘗爲福建路轉運使見一縣之中所差里正衙前有三四年或五七年輪差一次者一百貫至十貫皆入十分重難請止以產錢多少定其所入

重難之等乃命絳襄與三司使副判官置司同定奪遣
部官員外郎吳幾復往江東殿中丞蔡稟往江西與本
路長吏轉運使相度因請行五則法更著淮南兩浙荆
湖福建之法下三司頒行之其法雖逐路小有不同然
大率得免里正衙前之役民甚便之 乙卯詔三司出
米京城諸門裁其價以濟流民 知諫院范鎮言竊以
水旱之作由民之不足而怨民之不足而怨由有司之
重斂有司之重斂由官冗兵多與土木之費廣而經制
不立也國家自陝西用兵增兵以來賦役煩重及近年
不惜高爵重祿假借匪人轉運使復於常賦外進羨錢
以助南郊其餘無名斂率不可勝計皆貪政也貪政之
發發於培克暴虐此民所以怨于天地之和而水旱作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四

三

也臣欲乞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
量其出入制爲國用則天下民力庶幾少寬以副陛下
憂勞之心自天聖以來帝每以經費爲慮命官裁節臣
下亦屢以爲言而有司不能承上之意牽於習俗卒無
所建明議者以爲恨焉 丙辰殿中侍御史趙抃言宰
相陳執中退處私第不赴朝請前後數月外議謂陛下
禮貌大臣雖執中罪惡彰著不卽降黜是欲使全而退
之故臣不敢再三論列煩瀆宸聽此月二十七日執中
遽然趨朝再入中書供職如舊中外驚駭未測聖情不
知陛下以臣向來之言爲是耶爲非耶復不知陛下以
執中之罪爲有耶爲無耶陛下若以臣言爲是而以執
中爲非卽乞罷免相位以從天下之公議若以臣言爲

非而執中爲無罪亦乞竄臣遠方宣布中外以誠後來
不報 五月己未錄繫囚 辛酉詔中書公事自今並
用祖宗故事施行初宰臣劉沆建言中書不用例議者
皆以爲非便左司諫賈黯奏罷之 戊寅詔曰朕祇紹
駿謨勵精庶政眷茲文武之列所謂邦家之基推古今
沿忽之常繫上下義利之分吁惟近歲游至煩言以爲
參顧問者閒休於私尸言職者或失於當泄官無匪懈
之恪專覬謬恩薦士乖責實之誠時容私謝至於命令
之下以及詔除之行論議所移綱條益紊朕惟舜德之
盛毀眩有賡載之和周道之衰朝廷多讒怨之愬咨爾
周行之士適逢至治之期與其涉險以徼榮曷若飭躬
而馴致爰申戒告以厲浚明苟迷修省之方浸長澆浮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四 古

之俗必從吏議以正邦彝時上封者言古之取士以德
行故涓明樸茂之人用後世取士以辭章故浮薄纖巧
之人進望條列弊事申戒百官故降是詔 御史中丞
孫抃與其屬乞正陳執中之罪以塞中外公議不報於
是抃與知雜事郭申錫侍御史毋澁范師道殿中侍御
史趙抃同乞上殿閣門以違近制不許壬午詔抃等輪
日入對知諫院范鎮言御史全臺請對陛下何不延問
聽其所陳別白是非可行則行其不可亦當明諭其故
使知自省今拒其請非所以開言路也 御史中丞孫
抃侍御史知雜事郭申錫入對言宰臣陳執中以杖殺
女使事遂起詔獄尋又入劄子乞不杖蔓制院希旨幽
羣結案樞密院亦無所建明制獄興由執中廢由執中

家聲醜穢物議喧騰豈宜更居臺司使輔國政又言前日詔獄言事官屢有彈奏未聞陛下特降指揮臣僚中亦有解救者伏慮陛下因而疑惑臣愚竊以彈奏之言爲朝廷爲法爲紀綱解救之語爲宰相爲身爲利祿二途事意黑白可驗陛下縱全君臣之分免執中責罰亦當罷去以懲不法之罪奈何優游遷延固執不下臣恐而今而後宰相得欺朝廷大臣得罔君上居近列者得執私恩而毀公議爲獄官者得捨實狀而結虛案紛紛讒冤望風而起將何以止之願陛下聖治之間一講祖宗遺範公賞公罰再清朝路臣不勝懇悃之劇 乙酉殿中侍御史趙抃言陳執中信縱嬖人殺虐無罪陳乞置獄復自廢之情涉誣罔託疾歸第不赴大宴不赴聖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四

五

節上壽一旦昂然復入中書殊無廉恥不恤人言身爲大臣旣破禮又壞法望亟正其罪 六月戊子朔趙抃入對又言執中破壞禮法侮弄朝廷臣極口論列累章評彈誠恐陛下不得聞執中之罪而外廷之庸人又多附會迴承之者如此積日持久使天下之勢危則臣之爲罪雖伏斧鑕肆市朝不足以償其默默也伏望陛下早發宸斷正執中之罪而罷免之則公議大協慶流宗社矣 己丑以翰林學士歐陽修爲翰林侍讀學士知蔡州知制誥賈黯知荆南皆從所乞也先是修奏疏言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協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尙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

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用益困流民滿野濫官
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
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疑心一生視聽
旣惑遂成自用之意以爲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
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
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飢民流
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
拒言者耳夫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
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狼悞
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
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
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

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
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
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
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
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
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
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
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
以陛下爲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
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
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
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爲相使天下水

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
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旨順意專事逢君此
乃諂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
下睿知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
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耳執中不知廉恥復
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
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
法成湯改過之思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
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才以
康時務則天下幸甚已而修及黯皆得補外殿中侍御
史趙抃言竊見近日以來所謂正人賢士者紛紛引去
如呂溱知徐州蔡襄知泉州吳奎被黜知壽州韓絳知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四

七

河陽此皆眾所共惜其去又聞歐陽修乞知蔡州賈黯
乞知荆南府侍從之賢如修輩無幾今堅欲請郡者非
他蓋傑然正色立朝旣不能曲奉權要而乃日虞中傷
皆欲效溱囊奎絳而去耳今陛下又從其請而外補之
萬一有緩急事則陛下何從而詢訪也何從而質正也
伏望陛下勿使修等去職留爲羽翼以自輔助知制誥
劉敞亦以爲言修黯遂復留 戊戌吏部尙書平章事
陳執中罷爲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孫抃等旣
入對極言執中過惡請罷之退又交章論列抃最後乞
解憲職補外以避執中朋黨中傷之禍於是執中卒罷
抃尋改翰林學士承旨始御史因執中殺婢事欲擊去
之帝未聽而諫官初無論列者御史并以爲言而趙抃

攻范鎮尤力臺官皆助之鎮累奏乞與御史辨不報及
御史入對又言執中私其女子傷化不道執中既罷帝
以諭鎮鎮復言朝廷置御史以防讒慝非使其爲讒慝
也審如御史言則執中可誅如其不然亦當誅御史并
繳前五奏乞宣示執政相與廷辨之卒不報鎮由是與
趙抃有隙 以忠武節度使知永興軍文彥博爲吏部
尚書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富弼
爲戶部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是日宣制帝遣小
黃門數輩覘於庭士大夫相慶得人後數日翰林學士
歐陽修奏事殿上帝具以語修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
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修頓
首稱賀 癸卯以龍圖閣直學士張昇權御史中丞帝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四 夫

嘗論執政以昇清直可任風憲故使代孫抃時富弼初
入相修復爲翰林學士士大夫咸謂三得人云 甲辰
以觀文殿大學士知鄆州龐籍爲昭德節度使知永興
軍尋改知并州籍過京師入對帝新相文彥博富弼意
甚自得謂籍曰朕用二相何如籍曰二臣皆朝廷高選
陛下拔之甚副天下望帝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
至於富弼萬口一詞皆曰賢相也籍曰文彥博臣頃與
同在中書詳知其所爲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耳况
前者被謗而出今當愈畏謹矣富弼頃爲樞密副使未
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爲怨故交口譽之冀其進
用而已亦有所利焉若弼以陛下之爵祿樹私恩則非
忠臣何足賢若一以公議概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爲

毀矣陛下所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
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其成功若以一
人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
卒致也帝曰卿言是也 乙已儂智高母儂氏弟智光

子繼宗繼封伏誅 以工部侍郎知桂州余靖爲戶部

侍郎知邕州蕭注爲引進副使留再任注募死士使大

理國購智高南詔久與中國絕林箐險深界接生蠻語

皆重譯行百日乃通智高亦自爲大理所殺函其首至

京師考異大理國函智高首送京師此據蕭注傳然智高卒不出其存亡莫可知未知孰是

又司馬光百官表大事記至和二年四月亦書儂智高死於大理 秋七月癸亥翰林

學士歐陽修請自今兩制兩省以上非因公事不得與
執政相見及不許臺諫官往還詔如有公事許就白於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四 五

中書樞密院 甲子詔凡宰相召自外者令百官班迎

之自內拜者聽行上事儀國朝待宰相蓋令有故事其

後多承例辭至是文彥博富弼入相御史梁蒨請班迎

於國門范師道又請行上事禮然亦辭之 戊辰以資

政殿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吳育爲宣徽南院使判

延州育侍讀禁中帝因語及臣下毀譽多出愛憎育曰

聖言要切實四海之幸然知而形之於言不若察而行

之於事自古人君因信讒邪而致亂照好險而致治至

於安危萬端不出愛憎二字達之則羣書不足觀不達

雖博覽無益也蓋人主事有不可不密者有不可不明

者語及軍國幾微或干權要不可不密也若指人姓名

險言其罪而事狀未見者不可不明也若不明則讒邪

得計忠正難立曲直莫辨愛憎遂行故曰偏聽生奸獨
任成亂是故聖王之行如天地日月坦然明白進一人
使天下皆知其善黜一人使天下皆曉其惡則邪險不
能陷害公正可以立身此百王之要道也帝益重之數
欲大用而諫官或誣奏育在河南嘗貸民出息錢久之
遂命出帥考異李燾曰育正傳云為諫官劉元瑜誣奏
姓名當徐考之又蘇軾嘗記王鞏云陳執中罷相仁宗
問誰可代者執中舉吳育上即召赴闕會乾元節待宴
偶醉空睡忽驚顧牀呼其從者上愕然即除西京留
臺鞏父素為鞏言此案育自陝州召上愕然即除西京留
判都省此詩陳執中方家居待罪不知何時薦育所云
醉射御床元宗愕然因不復相育有心疾當得事實
足見非劉元瑜誣奏也然育所薦亦未可曉事實
育出知延州非西京留臺嘉祐七年五月乃自延州徙
河中二年八月自河中徙河已罷三司市御箭翎初
南鞏所云差誤附見待考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四

辛

求之不可得帝曰箭之傳黑白羽但取其文采耳然不
若雞翎之勁也因令罷市 乙酉翰林學士歐陽修奏
疏言臣近者為京師土木興作處多乞行減罷尋准敕
差臣與三司相度減定續具奏聞今又聞聖旨下三司
重修慶基殿及奉先寺屋宇臣伏見近年民力困貧國
用窘急小人不識大計但欲廣耗國財務為己利託名
祖宗張大事體況諸處神御殿棟宇堅固未必損動近
年以來不住修換昨開先殿只因兩柱損遂換一十三
柱廣張工料以圖酬獎恩澤臣竊見累年火災自玉清
昭應洞真上清鴻慶壽寧祥源會靈七宮開寶興國兩
寺塔殿並皆焚燒蕩盡足見天意厭土木之華侈為陛
下惜國力民財謹戒丁寤前後非一陛下與其廣興土

木以事神不若畏懼天戒而修省其已興作者既不可
及其未修者宜速寢停 八月戊子減畿內輔郡囚罪
一等待以下釋之 己丑契丹主昝於秋山之行宮年

四十諡曰神聖孝章皇帝

考異契丹國志云諡文成長
編因之今從遼史與宗紀

廟號興宗與宗性佻儻嘗與教坊司王稅輕等數十人
約爲兄弟出入其家至拜其父母數變服入酒肆佛寺
道觀王綱姚景熙馮立輩遇之於微行後皆任顯官尤
重浮圖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
馬保忠嘗勸以臣下無勳勞宜且序進之佛然怒曰若
爾則是君不得專豈社稷之福耶保忠惶恐自是欲有
遷除必先厚賜貴臣以絕其言親信者刺曷主等數十
人皆拔處將相嘗夜燕與劉四端兄弟及王綱入樂隊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四

三

命后易衣爲女道士后父蕭磨只曰漢官皆在后妃入
戲恐非所宜興宗歐磨只敗面曰我尙爲之若女何人
耶興宗善畫法嘗以所畫鵝雁來獻帝作飛白書答之
子燕趙國王洪基受遺詔卽皇帝位改重熙二十四年
爲清寧元年以重元爲皇太叔 庚寅詔流內銓臣僚
陳乞子孫當得試銜知縣者自今並與權注初等幕職
官仍著爲令 癸巳知諫院范鎮言比者京師及輔郡
歲一赦去歲再赦今歲三赦又在京諸軍歲再賜緡錢
姑息之政無甚於此夫歲一赦者細民謂之熱恩以其
必在五月六月間也猾胥奸盜倚爲過惡指以待免况
再赦至三赦乎今防秋備塞之人無慮五六十萬使聞
京師端坐而受賜者能不動心哉請自今罷所謂一赦

以摧奸猾而使善良得以立罷兵士之特賜錢以均內外而使民力得以寬 乙未知諫院范鎮言先朝以御寶印紙給言事官使以時奏上所以知言者得失而殿最之今陛下雖喜聞諫諍然考其施行其實無幾豈大臣因循而多廢格乎請據今御史諫官具員置章奏簿於禁中時時觀省仍以尚書省所置簿具言行否每季錄付史官詔中書置臺官言事簿令以時檢句銷注之仍錄與樞密院 壬子詔曰任職之臣則有考課遷官之法而宗姓不預吏事先朝著格使十八年一遷所以隆族示愛教忠厚也朕尙念夫本支之秀昭穆之近而有耆老久次者其令中書樞密院第其服屬自明堂覃恩後及十年咸與進官近緣特恩改轉者須更十年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四

三

乙卯觀文殿學士尚書左丞高若訥卒車駕臨奠贈右僕射諡文莊御篆其碑首曰儒賢之碑 九月戊午契丹告哀使至帝爲發哀成服於內東門幕次遣使祭奠弔慰及賀其新主 癸亥詔學士舍人院自今召試未有科名人復試三題 冬十月丙戌錄唐長孫無忌後

己丑詔京畿毋領輔都罷京畿轉運使提點刑獄

乙未出內藏庫錢百萬下河北市糴軍儲 丙申以主

客員外郎吳中復爲殿中侍御史襄行 戊戌監修南

京鴻慶宮內臣請於本宮隙地建皇帝本命殿帝曰建

宮觀所以爲民祈福豈可勞民自爲耶其遇本命道場

日止令設板位祠之 己亥以開封府判官殿中侍御

史俞希孟爲言事御史御史中丞張昇等言希孟自入

臺以來論事私邪動多迎合今略舉一二事眾所共聞者言之前年內臣王守忠請節度使俸給漸開其端以圖節鉞諫官韓絳力言不可家居待罪希孟輒上言稱恩命已行只乞後不得爲例又中書劄子下御史臺同刑法寺定百官行馬失序事同時聚議皆云臣子對君失儀尙蒙矜恕不作遺闕豈爲偶近兩府行馬趨朝旣已贖銅又作過犯希孟承望大臣風旨不顧君臣輕重之分不肯同署奏狀而乃獨入文字乞理爲過犯此皆姦邪迹狀明白後因全臺上殿奏事陛下面責希孟不踰兩月除開封府判官中外喜快咸謂朝廷公明今卻自府判復除言事臺官士人相顧失望伏乞別與一差遣王寅改希孟爲祠部員外郎荆湖南路轉運使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四

三

卯侍御史梁藹言近制兩府大臣遇假休日方許一見賓客非所以廣朝廷聰明也其開禁使接士如故從之考異御史臺記云藹欲結文富故上言乞兩府私第不許接見賓客藹性諂諛所言大抵類此按實錄十月癸卯所書則藹乃乞開兩府私第見客之禁與御史臺記不同恐馬明年自知制語出知許州猶以此雖云從藹所請然賈黯亦未從也當考乙巳禮部貢院上刪定貢舉條制十二卷

庚戌翰林學士刊修唐書歐陽修言自漢而下惟唐享國最久其間典章制度本朝多所參用所修唐書新制最宜詳備然自武宗以下並無實錄以傳記別說考正虛實尙慮闕略聞西京內中省寺留司御臺及鑾和諸庫有唐朝至五代以來奏牘案簿尙存欲差編修官呂夏卿詣彼檢討從之丙辰出內藏庫絹三十萬下并

州市糴軍儲

癸丑下溪州蠻彭仕義入寇下溪州自

彭允林至仕義相繼爲刺史者五世矣至是仕義子師

實怨父取其妻來奔辰州訴仕義嘗設誓下十三州將

奪其印符而併其地自號如意大王補置官屬將起爲

亂知辰州宋守信聞之乃以師寶爲鄉導帥兵數千深

入討之仕義遁入他洞不可得俘其孥而官軍戰死者

十六七守信等皆坐貶自是蠻獠數入寇掠邊吏不能

制矣十一月乙卯交趾來告南平王李德政卒子曰

尊嗣詔贈德政侍中南越王初虞部郎中薛向言河

北糴法之弊以爲被邊十四州悉仰食度支歲費錢五

百萬緡得米粟百六十萬斛其實才直二百萬緡耳而

歲常虛費三百萬緡入於商賈蓄販之家今旣用見錢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四

五

實償革去三百萬虛估之弊矣然必有以佐之則其法

可行故邊穀貴則糴澶魏粟漕黃御河以給邊新陳未

交則散糴減價以救民乏軍食有餘則坐倉收糴以待

不足使見錢行而三利舉則河北之穀不可勝食矣於

是詔置河北都大提舉使糴糧草及催遣黃御河綱運

公事己未以向爲之行並邊見錢和糴法十二月丁

亥修六塔河入中國行太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爲大

患旣出大岷東更平地二十餘里特以隄防爲之限夏

秋霖潦百川所會不免決溢而大名鄆澶滑孟濮齊淄

滄棣寶德博懷衛鄭等郡及開封往往受其害至是河

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

渠入橫隴故道以披其勢富弼是其策詔發三十萬丁

修六塔河以回河道以仲昌提舉河渠翰林學士歐陽
修以嘗奉使河北知河決根本上疏言河水重濁理無
不淤淤從下流下流既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
下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
勢不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橫隴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
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瀆棣德
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
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帝不聽
知制誥劉敞奉使契丹素習知山川道徑契丹道之行
自古北至柳河回互殆千里欲夸示險遠敞質譯人曰
自松亭趨柳河甚逕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何爲故道
此譯相顧駭媿曰實然但通好以來置譯如是不敢變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四

姜

也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識問敞
敞曰此所謂駁也爲說其音聲形狀且誦山海經管子
書曉之契丹益歎服 丁酉詔武臣有賊濫者毋得轉
橫行其立戰功者許之 庚子契丹遣使致興宗遺留
物及謝弔祭 庚戌太白晝見 壬子新修醴泉觀成
卽祥源觀也因火更其名 契丹主自卽位以來求直
言者再是月親御清涼殿策進士張孝傑等四十四人
復詔學養士頒五經傳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員

資治通鑑後編卷六十四終



